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徐兢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有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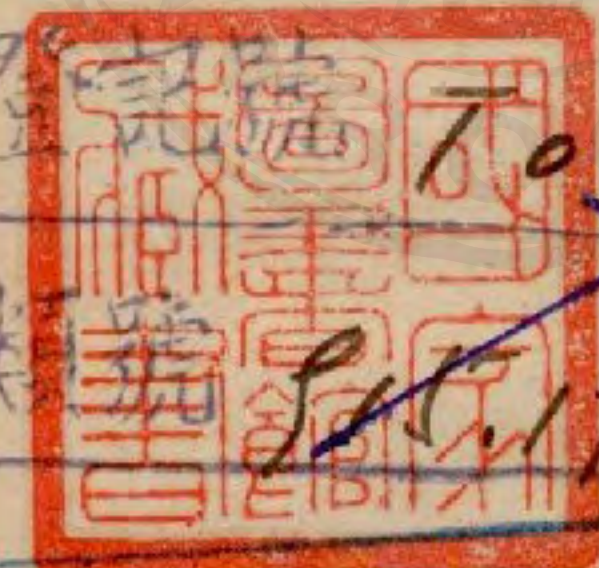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惜圖書

使國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徐兢撰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700109~~
~~15.19/2804~~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7619

類號 083.12 / 2804

100



100

100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

臣聞天子元正大朝會畢。列四海圖籍於庭。而王公侯伯。萬國輻輳。此皆有以揆之。故有司所藏。嚴密特甚。而使者的職。尤以是爲急。在昔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行人之官。絡驛道路。若慶賀犒贈之類。凡五物之故。莫不有治。若康樂厄貧之類。凡五物之辨。莫不有書。用以復命於王。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外史書之。以爲四方之志。司徒集之。以爲土地之圖。誦訓道之。以詔觀事。士訓道之。以詔地事。此所以一人之尊。深居高拱於九重。而察四方萬里之遠。如指諸掌。當沛公初入關。蕭何獨收秦圖書。及天下已定。而漢盡得知其阨塞戶口者。繫何之功。隋長孫晟之至突厥。每游獵。輒記其國土委曲。歸表聞於文帝。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卒以展異日之效。然則乘輜軒而使邦國者。其於圖籍固所先務。矧惟高麗在遼東。非若侯甸近服。可以朝下。令而夕來上。故圖籍之作。尤爲難也。皇帝天德地業。畢朝萬國。乃眷高麗。被遇神考。益加懷徠。遴擇在廷。將命撫賜。恩隆禮厚。前未之有。時給時中。臣允迪。以通經之才。超世之文。取甲科。著宿望。中書舍人。臣墨卿。學問高明。見於踐履。恪守忠孝。臨事不回。竝命而行。非獨其執節專對。不減古人之膚使。而風采聞望。自足以壯朝廷之威靈。聳外夷之觀聽。拜命未行。會聞王俱薨。遂以奠慰之禮兼往。臣愚猥承人乏。獲聯使屬之末。事之大者。固從其長。而區區得以專達者。又不足以補報朝廷。器使之萬一。退而自訟曰。周爰咨詢。歌於皇華之詩。則徧問以事。正使者之職。謹因耳目所及。博采衆說。簡汰其同於中國者。而取其異。

焉。凡三百餘條。釐爲四十卷。物圖其形。事爲之說。名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臣嘗觀崇寧中王雲所撰鷄林志。始疏其說。而未圖其形。比者使行。取以稽考。爲補已多。今臣所著圖經。手披目覽。而遐陬異域。舉萃於前。蓋倣聚米之遺制也。雖然。昔漢張騫出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愚雖才不逮前人。然在高麗。纔及月餘。授館之後。則守以兵衛。凡出館不過五六。而驅馳車馬之間。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載之久。亦粗能得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使不逃乎繪畫紀次之列。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冕旒之聽。蓋撫其事實。以復於朝。庶少追將命之責也。有詔上之御府。謹掇其大概爲之序云。

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臣徐兢謹序。

仲父旣以書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春。里人徐周賓借觀。未歸而寇至。失書所在。後十年。家君漕江西。弭節於洪。仲父來省。或謂郡有北醫。上宜生。實獲此書。亟訪之。其無恙者。特海道二卷耳。仲父嘗爲歲言。世傳子書。往往圖亡而經存。余追畫之。無難也。然不果就。嘻。蓋棺事乃已矣。姑刻是留。澂江郡齋。來者尙有考焉。乾道三年夏至日。左朝奉郎權發遣江陰軍主管學事徐歲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目錄

第一卷

建國

第二卷

世次

第三卷

城邑

第四卷

門闕

第五卷

宮殿一

第六卷

宮殿二

第七卷

冠服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目錄



國家圖書館



004753331

第八卷

人物

第九卷

儀物一

第十卷

儀物二

第十一卷

仗衛一

第十二卷

仗衛二

第十三卷

兵器

第十四卷

旗幟

第十五卷

車馬



第十六卷

官府

第十七卷

祠宇

第十八卷

道教

釋氏

第十九卷

民庶

第二十卷

婦人

第二十一卷

阜隸

第二十二卷

雜俗

第二十三卷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目錄



雜俗二

第二十四卷

節仗

第二十五卷

受詔

第二十六卷

燕禮

第二十七卷

館舍

第二十八卷

供張一

第二十九卷

供張二

第三十卷

器皿一

第三十一卷



器皿二

第三十二卷

器皿三

第三十三卷

舟楫

第三十四卷

海道一

第三十五卷

海道二

第三十六卷

海道三

第三十七卷

海道四

第三十八卷

海道五

第三十九卷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目錄

海道六

第四十卷

同文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

宋徐兢撰

建國

臣聞蠻夷君長類以詐力自尊。殊名詭號。單于可汗。無足稱者。獨高麗自箕子之封。以德取侯。後世稍衰。他姓亦用漢爵。代居其位。上有常尊。下有等衰。故襲國傳世。頗可紀錄。今謹稽諸史。敘其歷代之王。作建國記云。

始封

高麗之先。蓋周武王封箕子胥餘於朝鮮。實子姓也。歷周秦。至漢高祖十二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服役蠻夷。浸有朝鮮之地。而王之。自子姓有國八百餘年。而為衛氏。衛氏有國八十餘年。先是夫餘王得河神之女。為日所照。感孕而卵生。既長。善射。俗稱善射為朱蒙。因以名之。夫餘人以其生異。謂之不祥。請除之。朱蒙懼。逃焉。遇大水無梁。勢不能渡。因持弓擊水而咒之。魚鱉竝浮。因乘以濟。至紇升骨城而居。自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而以高驪鄭刻為國。凡有五部。曰消奴部。鄭刻。下四部。各有日字。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漢武帝滅朝鮮。以高麗為縣。屬元菟郡。其君長賜之鼓吹伎人。常從郡。受朝服衣幘。縣令主其名籍。後稍驕。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歲時受之。因名幘溝。溝者。高麗名城也。於是始稱為鄭刻無王焉。王莽發其兵以誅匈奴。不至。降王為侯。而麗人益寇邊。光武中興。麗遣邊吏。建始八年。遣使來朝。因復

王號列爲外藩。安帝以後，部衆滋熾，雖少鈔暴，旋即賓服。初，消奴爲王，旣衰，而桂婁代之。至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壯勇，和帝時，頻掠遼東，傳之王伯固。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鄭刻有者字，不肖。次曰伊夷模，國人立焉。漢末，公孫康擊破伊夷模於其國。九都山下，國人共立其子位宮。位宮亦有勇力，好鞍馬，以其祖宮生而能視，今王亦然。句驪謂相似爲位，故名。鄭刻有位宮，魏將母巨儉屠之，追至肅，名。孝宗諱刻石紀功而還。位宮五世孫劉晉，永嘉中，與遼西鮮卑慕容廆鄰，廆不能制，康帝建元初，廆子皝帥師伐之，大敗。後爲百濟所滅。其後慕容寶以其王高安爲平州牧，安孫璉，義熙中，遣長史孫翼獻赭白馬，以爲營州牧。高麗王樂浪郡公璉七世孫元，隋文帝時，率靺鞨寇遼東。唐太宗時，其東部大人蓋蘇文，賊虐不道，帝親征之，威震遼海。高宗又命李勣討平之，俘其王高藏，裂地而爲郡縣，建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兵鎮守。後武后遣將擊殺其主乞昆羽，而立其主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有其衆四十萬，據於桂婁。臣於唐中宗時，乃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渤海郡王。其後遂號渤海，初藏之俘也。其酋長有劍牟岑者，立藏外孫舜爲王。又命高侃討平之，都護府旣屢遷，舊城頗入新羅，遺民散奔突厥。靺鞨高氏旣絕，久而稍復。於唐末，遂王其國。後唐同光元年，遣使來朝，國王姓氏，史失不載。長興二年，王建權知國事，遣使入貢，遂受爵以有國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

世次

臣聞史家之法傳遠者略而近者詳高麗歷世之王臣既以槩敘之於前矣若乃王氏建國累世尊事本朝至王僎與今王楷又享禮加厚不可不條著之謹因其世次宗系而嗣以楷之行事云

王氏

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遂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晉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至皇朝建隆三年太祖皇帝御極奄有萬國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仙立遣使請命封高麗國王太宗皇帝卽位改封大順軍使太平興國七年仙卒弟治上章乞襲封詔從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無守臣事北境遂闕朝貢治卒弟誦立咸平三年其臣朱仁紹入朝具言國人思慕皇化逼於強鄰未能如願朝廷嘉之賜詔褒諭大中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復謹脩貢且乞降尊號頒正朔又求封冊真宗皇帝初欲俯從議者難之遂寢止從班詔而已天聖中使人屢與女真偕來貢方物天子加恩報禮優異後詢卒子隆立優柔不斷政荒力屈憚於北境遂復臣事之而貢使又絕隆卒私諡曰正子德王欽欽弟穆王亨皆朝貢不通而朝廷亦罷遣使亨弟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復脩方貢七年九年使人荐至神宗皇帝嘉其忠藎元豐元年命左諫議大夫安燾爲國信使

起居舍人陳睦副之。自明州定海絕洋而往。時徽病風痺。僅能拜命。且乞醫藥。上覽其奏。從之。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年。諡曰文世子勳立。百日卒。弟國原公運立。命左諫議大夫楊景略爲祭奠使。禮賓使王舜封副之。右諫議大夫錢勰爲弔慰使。西上閣門副使朱球副之。七年七月。自密之板橋航海而往。八年哲宗皇帝踐祚。使來奉慰。又遣使來賀。運立四年卒。諡曰宣子堯立。未閱歲。而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熙攝政。未幾而堯卒。諡曰懷熙。乃襲位。自元祐五年。至元符元年。貢使再至。三年遣使綏撫。遵元豐故事也。皇帝嗣位。遙追來孝。丕承先烈。薄海內外。無不臣妾。德被藩服。恩行海隅。迺者崇寧元年。命戶部侍郎劉逵給事中。吳拭持節往使。禮物豐腆。恩綸昭回。所以加惠麗國。而褒寵鎮撫之。以繼神考之志。益大而隆。二年五月。由明州道梅岑絕洋而往。時熙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顥。然自神考有作。務來遠人。天相睿謨。王徽襲爵。以承其旨。殆非偶然。徽忠順循理。知尊中國。館待使華。禮意勤厚。至遇賈人。亦有體貌。治尙仁恕。享國久長。宜矣。崇寧二年。顥卒。年五十。世子俱立。自長興三年壬辰。迨今宣和六年甲辰。王氏有國九世。凡十七人。合一百九十三年云。

世系

建—武—昭

詢 誦 治 仙

隆

徽 亨 欽

勳 運 顒
堯 悞 楷

高麗國王王楷

楷王悞之世子也。壬寅春三月。悞病革。召李資謙入議嗣事。夏四月。悞薨。資謙等乃立楷為王。楷眉宇疎秀。形短而貌豐。肉勝於骨。性慧多學。亦甚嚴明。在春宮時。官屬有過。必遭譴辱。既立。雖幼冲。國官頗畏憚之。迺者。信使至彼。受詔拜表。行燕饗禮。升降進退。綽有成人之風。亦當為東夷之賢王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

城邑

臣聞四夷之君類多依山谷就水草隨時遷徙以爲便適固未嘗知有國邑之制西域車師鄯善僅能築墻垣作居城史家卽指爲城郭諸國蓋誌其異也若高麗則不然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高堞周屏模範中華抑箕子舊封而中華遺風餘習尙有存者朝廷閒遣使存撫其國入其境城郭巋然實未易鄙夷之也今盡得其建國之形勢而圖之云

封境

高麗南隔遼海西距遼水北接契丹舊地東距大金又與日本琉球聘羅黑水毛人等國犬牙相制惟新羅百濟不能自固其圉爲麗人所并今羅州廣州道是也其國在京師之東北自燕山道陸走渡遼而東之其境凡三千七百里若海道則河北京東淮南兩浙廣南福建皆可往今所建國正與登萊濱隸鄭刻作演棣相望自元豐以後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絕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後南風風便不過五日卽抵岸焉舊封境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一千五百餘里今旣并新羅百濟東北稍廣其西北與契丹相接鄭刻云與契丹接連昔以大遼爲界後爲所侵迫乃築來遠城以爲阻固然亦恃鴨綠以爲險也鴨綠之水源出靺鞨其色如鴨頭故以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又西與一水合卽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皆艤巨艦其國恃此以爲天塹水闊三百步在平

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

鄭刻·有遼水東西四百八十里句。

自遼已東。即舊屬契丹。今虜衆已亡。大金以其地不毛。不復城

守。徒爲往來之道而已。鴨綠之西。又有白浪黃崑二水。自頗利城行數里。合流而南。是爲遼水。唐貞觀間。

李勣大破高麗於南蘇。既渡。怪其水淺狹。問之。云是遼源。以此知前古未嘗恃此水以爲固。此高麗所以

退保鴨綠之東歟。

形勢

高麗素知書明道理。拘忌陰陽之說。故其建國。必相其形勢。可爲長久計者。然後宅之。自漢末徙九都山

下。後魏至唐。皆居平壤。至李勣平其地。建都護府。則嘗遁寄稍東。不詳其所。唐末復國。當是今所都地。蓋

嘗爲開州。今尙置開成

鄭刻城。

府。其城北據崧山。其勢自乾亥來。至山之脊。稍分爲兩岐。更相環抱。陰陽家

謂之龍虎臂。以五音論之。王氏商姓也。西位欲高。則興乾西北之卦也。來崗亥落。其右一山屈折。自西而

北。轉至正南。一峯特起。狀如覆盂。因以爲案。外復有一案。其山高倍。坐向相應。實

自崧山之後。北直子位。轉至艮方。委蛇

鄭刻曲。

入城。由廣化門稍折向北。復從丙

鄭刻南。

地。流出已上。蓋乾爲

金。金長生在己。是爲吉卜。自崧山之半。下瞰城中。左溪右山。後崗前嶺。

虬宜其保有東土。歷年之久而常爲聖朝臣屬之國也。

國城

高麗自唐以前。蓋居平壤。本漢武帝所置樂浪郡。而唐高宗所建都護府也。以唐志考之。平壤城乃在鴨

綠水東南。唐末高麗君長。懲累世兵革之難。稍徙而東。今王城在鴨綠水之東南千餘里。非平壤之舊矣。

其城周圍六十里。山形繚繞，雜以沙礫，隨其地形而築之，外無壕塹，不施女牆。列太上御名，延屋如廊廡，狀頗類敵樓。雖施兵仗，以備不虞，而因山之勢，非盡堅高，至其低處，則不能受敵。萬一有警，信知其不足守也。外門十二，鄭刻，誤各有標名。舊志纔知其七，今盡得之。正東曰宣仁，舊不見名，止曰東大門。曰崇仁，舊曰東門，鄭刻求門。曰安定，舊曰須恤，乃麗人方言也。鄭刻須恤作須知。東南曰長霸，鄭刻，誤正南曰宣華，舊不見，曰會賓，曰泰安，舊曰真觀，今易此名。西南曰光德，舊曰正州，亦通其路耳。正西曰宣義，曰狻猊，正北曰北昌，舊曰崧山，特登山之路，非本名也。東北曰宣祺，舊曰金郊，今易此名。西南隅，王府宮室居之。其東北隅，即順天館，極加完葺。西門亦壯麗，蓋為中朝人使設也。自京市司至興國寺橋，由廣化門以迄奉先庫，為長廊數百間，以其民居隘陋，參差不齊，用以遮蔽，不欲使人洞見其醜。東南之門，蓋溪流至已方，衆水所會之地，其餘諸門，官府宮祠，道觀僧寺，別宮客館，皆因地勢，星布諸處。民居十數家，共一聚落，井邑街市，無足取者。總其建國大概而圖之，其餘則互見於別篇。

樓觀

王城昔無樓觀，自通使以來，觀光上國，得其規模，稍能太上御名。治初，惟王城宮寺有之。今官道兩旁，與國相富人，稍稍僭侈，入宣義門，每數十家，則建一樓，俯近興國寺。二樓相望，左曰博鄭刻，濟，右曰益平。王府之東，二樓臨衢，不見標榜，簾幙華煥，聞皆王族遊觀之所。人使經由，則有婦女窺覘於其閒，衣服之飾，不異民庶。或云王每出遊，則其族始易錦繡也。

民居

王城雖大，磽确山壟，地不平曠，故其民居，形勢高下，如蜂房蟻穴，誅茅為蓋，僅庇風雨，其大不過兩椽，比

富家稍置瓦屋。然十纔一二耳。舊傳惟娼優所居。揭長竿以別良家。今聞不然。蓋其俗淫祠鬼神。亦厭勝祈禳鄭刻之具耳。

坊市

王城本無坊市。惟自廣化門至府及館。皆為長廊。以蔽民居。時於廊閒榜其坊門曰永通。曰廣德。曰興善。曰通商。曰存信。曰資養。曰孝義。曰行遜。其中實無街衢市井。至有斷崖絕壁。藁莽繁蕪。荒墟不治之地。特外示觀美云耳。

貿易

高麗故事。每人使至。則聚為大市。羅列百貨。丹漆繒帛。皆務華好。而金銀器用。悉王府之物。及時鋪陳。蓋非其俗然也。崇寧大觀使者。猶及見之。今則不然。蓋其俗無居肆。惟以日中為墟。男女老幼。官吏工伎。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無泉貨之法。惟紵布銀瓶。以準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匹兩者。則以米計錙銖而償之。然民久安其俗。自以為便也。中間朝廷賜予錢寶。中間下。鄭刻注云。闕六字。案文義。似無闕文。今皆藏之府庫。時出以示官屬。傳玩焉。

郡邑

州縣之建。實不副名。特聚落之繁處。自國之西北。與契丹大金接境。粗有壘塹。其東南濱海。亦有建於島嶼者。惟西京最盛。城市略如王城。又有三京四府八牧。又為防禦郡一百一十八。為縣鎮三百九十。為洲島三千七百。皆設守令。監官治民。惟牧守都護公廨數楹。令長則隨所在。舍於居民。夷政租賦之外。無健

訟在官者，公田不足以資用，則亦仰給於富民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

門闕

臣聞黃帝堯舜尙象於豫。乃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後世聖人。又差尊卑而爲之等。故天子之門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凡五。諸侯則去其二焉。曰庫。曰雉。曰路而已。魯爲周公後。而新作雉門兩觀。且不逃春秋之譏。況其他侯乎。高麗門闕之制。亦頗遵古侯禮。雖其屢聘上國。亦頗效顰學步。然材之工拙。終以朴陋云。

宣義門

宣義門。卽王城之正西門也。西爲金方。於五帝屬義。故以名之。其正門二重。上有樓觀。合爲瓮城。南北兩偏。別開門相對。各有武夫守衛。其中門不常開。惟王與使者出入。餘悉由偏門也。自碧瀾亭以至西郊。乃過此門而後入館。王城之門。唯此最大且華。蓋爲國朝人使設也。

外門

王城諸門。大率草創。唯宣義門以使者出入之所。北昌門爲使者回程祠廟之路。故極加嚴飾。他不逮也。自會賓長霸等門。其制略同。惟當其中爲兩戶。無尊卑皆得出入。其城皆無夾柱。護以鐵筩。上爲小廊。隨山形高下而築之。自下而望崧山之脊。城垣繚繞。若蛇虺蜿蜒之形。長霸門通安東府。光德門通正州。宣仁門通揚全羅三州。崇仁門通日本。安定門通慶廣清三州。宣祺門通大金國。北昌門通三角山。薪炭。松

子布帛所出之道也。

廣化門

廣化門王府之偏門也。其方面東而形制略如宣義。獨無瓮城。藻飾之工過之。亦開三門。南偏門榜儀制令四字。北門榜周易乾卦繇辭五字。仍有春帖子云。雪痕尙在三雲陛。日脚初升五鳳樓。百辟稱觴千萬壽。袞龍衣上瑞光浮。

昇平門

昇平門卽王宮之正南門也。上爲重樓。旁起兩觀。三門並列。制益宏大。四阿各有銅火珠爲飾。自門之內。左右分爲兩亭。皆曰同樂。矮牆幾百堵相屬。以至神鳳門而門之制又壯大於昇平矣。東曰春德。通世子宮。西曰太初。通王居備坐。又十餘步卽闔闔門。乃王奉迎詔書之所也。左右兩掖有承天門。自是而上山勢稍逼。中庭隘狹。去會慶殿門。鄭刻有外字不過數丈耳。昇平神鳳闔闔三門。制度文采大抵相類。而神鳳爲冠。題榜之字。金書朱地。有歐率更之體。大抵麗人多法古。不敢以臆說己見。而妄爲俗體也。

同德門

同德左右二門相對。其中卽昇平門也。形制略似殿門而極高。惟無臺觀。昌德會賓春宮承休。其制與同德不異。特閣門與承天二門差褊爾。

殿門

會慶殿門在山之半。石梯磴道。高可五丈。蓋正殿之門也。並列三門。中門惟詔書得入。王與人使。分左右

而行。門外列戟二十四枝。甲冑之士。執其儀衛。守衛甚衆。特嚴於他門爾。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五

宮殿一

臣仰惟神宗皇帝誕敷文教。覃被遐方。貢琛面內者。梯航沓至。惟高麗尤加禮遇。因遣近侍。銜命綏撫。嘗
 頌睿旨。凡相見處。殿名鷓鴣。更不回避。以是知聖謨宏遠。不責蠻夷以小節。而嘉其忠順之大義也。夏童
 北虜。氈城穹廬。四時隨水草。溫涼遷徙。初無定都。若高麗自前史已載其依山山谷而居。少田業。力作不足
 以自資。其俗節於飲食。而好脩宮室。故至今王之所居堂。太上御名○構。○鄭刻。下有仍在二字。圓櫺方頂。飛輦連甍。丹碧
 藻飾。望之潭潭。然依崧山之脊。踰道突兀。古木交陰。殆若嶽祠山寺而已。今繪其形制。仍不廢其名也。

王府

王府內城環列十三門。各揭名額。隨方見義。惟廣化門。正東通長衢。殿門十五。惟神鳳為最華。內府十六。
 尚書省為冠。九殿參差。會慶為正寢。三閣閣。鄭刻鼎峙。清燕為壯麗。復有小殿。以為燕居之所。日視事於便
 座。惟施茵褥於榻上。國官親侍。跪列其側。聽受王旨。次第傳出。大臣五日一見。每見直至大堂。案鄭刻。無
堂句。有別有餘官則朔望之外。四見於王。聽旨受令。鄭刻凡有事當上。案鄭刻。無凡有事當上五字奏官當
議政之堂句。門授之。升階復位。皆脫履膝行。而進退往來。廷趨必面王。罄折其謹如此。至餘屋宇。則皆草創。名浮於實。
 不足詳紀。析而圖之。或互見於諸篇也。

會慶殿

會慶殿在闔闔門內。別有殿門。規模甚壯。基址高五丈餘。東西兩階。丹漆欄檻。飾以銅花文彩。雄麗冠於諸殿。兩廊通三十間。中庭甃石。地虛不堅。行則有聲。常禮不敢居。惟人使至。則受詔拜表於庭下。燕會則設使副之席於殿之西楹。東向上。節位於東序。中節位於西序。下節位於門之兩廈。而北向。餘禮則別殿以別之。

乾德殿

乾德殿在會慶殿之西北。別有殿門。其制五間。視會慶殿差小。故事。人使至彼。第三會王禮加勤。特出姬侍。則燕於其中。被使者至。楷以拘衣制不講。惟同會慶酬酢而止。若朝廷非專遣使。雖郡吏使臣持牒傳命。亦燕於此殿。特禮文有隆殺耳。

長和殿

長和殿在會慶之後。直北一崗。地勢高峻。形制益隘。不逮乾德兩廡。皆帑藏。其東貯聖朝所錫內府之珍。其西以儲其國金帛之類。警備之卒。視他所加嚴焉。

元德殿

元德殿在長和殿之後也。地勢益高。營治草率。聞其王不常居。惟鄰國侵逼。邊陲有警。則卽之發兵命將。若刑殺樞要之事。則與近臣親密者一二人議決於此。

萬齡殿

萬齡殿在乾德之後。基太上御名。差小而藻飾華麗。蓋寢室也。姬嬪侍女於兩廡列室而環居。自崧山之半。

下視其室奧，亦不甚寬敞。諒其姬侍之數，亦稱其居耳。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六

宮殿二

長齡殿

長齡殿在乾德之東紫門內其制三間雖華煥不逮萬齡而規模過之每中朝使者欲行前期必有先書介紹至則於此受之賈人之至境遣官迎勞舍館定然後於長齡受其獻計所直以方物數倍償之

長慶殿

長慶重光宣政三殿舊記雖載其名今聞更脩重光長慶易為便鄭刻殿恐是今建閣鄭刻之地宣政即外朝也歲時與其臣屬會飲王誕日亦有節名王僕以八月十七日生謂之咸寧其日大會公族貴臣近侍於長慶中國賈人之在館者亦遣官為筵伴用華夷二部樂亦有致語嘗記其口號曰當時瑞色照宮林和氣濃濃破積陰香火千家祈國壽笙歌二部樂賓心興酣日影移珠箔舞罷花枝倒玉簪須盡清歡酬美景從容莫訴酒杯深

延英殿閣

延英殿閣在長齡之北制度大小略如乾德王於此親試進士又其北曰慈和亦為燕集之處前建三閣案下祇敘寶文清燕不及臨川三字似當作二曰寶文以奉累聖所錫詔書西曰清燕以藏諸史子集嘗太上御名○搆得其燕記文曰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侍郎監鄭刻脩國史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三

百戶臣金緣奉教撰通奉大夫寶文閣學士左散騎常侍上護軍唐城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洪灌奉教書并篆額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燕二閣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敕書畫揭爲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游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理充溢乎四履之間越今年丁酉夏四月甲戌有二鄭刻日特召守太傅尚書令帶方公臣甫守太傅尚書公太原公臣倅守太保齊安侯臣偕守太保通義侯臣僑守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臣偉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參知政事臣峻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軌知樞密院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會於清燕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鄭刻無不字類賴天降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資稟崇寧大觀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求訪儒雅遵宣和之制也深堂密席延見輔臣法太清之宴也雖禮有隆殺而優賢尙能之意則其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資諒齋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珍果寶皿來歸嘉與卿等樂斯盛美臣僚皆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干盛禮王趣令就座溫顏以待之備物以享之其供張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果核之品則六尙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有上國玻梨馬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錯於案上埴簾控榻琴瑟鍾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偕及觴酒九行且令退息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舉措各自便

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爲沼。峩峩萬狀。清淳四徹。洞庭吳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意。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繡。器不用雕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燕羣。臣嘉賓。則發鄭刻登。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今吾君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鄰。故公卿大夫。懷天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瞽史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權忻交通。禮儀率鄭刻卒。度當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之施報。風俗之化源。皆出於飲食衎衎。載色載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旣多受祉而已耶。必當億萬斯年。享太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鄭刻率。府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命之事。辭不獲已。謹拜手稽首。而強爲之記。

臨川閣

臨川閣。在會慶殿西。會同門內。爲屋四楹。窗戶洞達。外無重簷。頗類臺門。非燕集之地。其中藏書數萬卷而已。

長慶宮

長慶宮。在王府之西南。由崑山麓。有二小徑。北通王府。東通宣義門。長衢。老屋數十楹。王顯諸妹居其中。

後出適人。遂虛其地。荒蕪益甚。僕疾革。又即之醫治。已而不起。因以為祠奉之所。僕之侍姬。與其舊僚屬。十數人守之。比使者銜睿眷之隆。遵元豐舊制。祭奠前王。弔慰其嗣。皆於長慶拜而受之。

左春宮

左春宮。在會慶殿之東。春德門內。王之嫡長子。初立曰世子。既冠而後居之。屋宇制度。殺於王宮。其大門榜曰太和。次曰元仁。次曰育德。聽事之堂。無榜。梁棟脩偉。屏上書文王世子篇。亦建官屬十數人。右春宮在昇平門外。御史臺之西。王之姊妹諸女居之。案此條末二行。鄭刻闕十二字。

別宮

王之別宮。與其子弟所居。皆謂之宮。王母妃姊妹別居者。給宮受田。以奉湯沐。或空不居。許民射其利而供租賦。鷄林宮在王府之西。扶餘宮在由巖山之東。鄭刻。阜刻。又有辰韓。鄭刻。鼓刻。朝鮮。長常。鄭刻。常刻。安樂。浪下。韓。金冠。六宮。分置城內。皆王伯叔昆弟之居也。王繼母之宮。鄭刻。宅刻。號積慶。今公族不見顯位。而別宮十室九空。其田土昔領於壽昌。鄭刻。土昔二字。誤作上等。今皆屬之王府。又置官以掌之。案此條。鄭刻共。闕四十四字。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七

冠服

臣聞東夷之俗。斷髮文身。雕題交趾。高麗自箕子封時。已教以田蠶之利。則當有衣冠矣。漢史稱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首飾。而太加主簿著幘如冠。小加著折風如弁。豈依倣商周冠弁之制而然乎。唐初稍服五采。以白羅為冠。革帶金珥。鄭刻云。革帶皆金飾。逮我中朝。歲通信使。屢賜襲衣。則漸漬華風。被服寵休。翕然丕變。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辮削衽而已也。然而官名參差。朝衣燕服。時有同異者。謹列之。作冠服圖云。

王服

鄭刻。王上王常服。有高麗字。烏紗高帽。窄袖細袍。紫羅勒。中間繡金碧。其會國官士民。則加幘頭束帶。祭則冕圭。惟中朝人使至。則紫羅公服。象笏玉帶。拜舞。柝踏。極稱。鄭刻。謹。臣節。或。鄭刻。有。聞字。平居燕息之時。則阜巾白紵袍。與民庶無別也。

令官服

高麗建官。唐武德間有九等。一曰大對使。鄭本。此下凡闕二百八十一字。以國相條末。樞密副同知院奏事等官。通許服之句。誤接於下。靈。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曰鬱折。次曰大大夫人使者。次曰衣頭。大兄。掌機密。謀政事。遣發兵馬。選授官爵。次曰大使者。次曰大兄。次曰位使者。次曰上位使者。次曰小兄。次曰諸過節。次曰先人。又有掌賓客。鴻臚卿。以大兄使者。

爲之。又有國子博士、通事舍人、典書客，皆小兒以上爲之。又諸大城置僛薩，比諸督。諸城置處問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阜衣頭，大兒以上爲之。次日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兒以上爲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等差。今其官稱勳秩，往往竊倣中朝，或詰其由，則曰：遵用開元故事。至其衣冠，亦或似之前世臣服。以青羅爲冠，絳羅爲珥，飾以羽毛。比年國官悉以紫文羅袍，紗製幘頭，其玉帶佩金魚。惟官至太史、太尉、中書令、尚書令者，則服之。

國相服

國相之服，紫文羅袍，毬文金帶。仍佩金魚。侍中、太尉、司徒、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參知政事、左右僕射、政堂文學、判尚吏部。鄭刻·以上皆闕事字·以下誤接上條·一曰大對句下·又案鄭刻·事上有盧字·蓋即上條大對下靈字之誤也。事樞密使、副同知院奏事等官，通許服之。

近侍服

近侍之服，紫文羅袍，御仙金帶。仍佩金魚。自左右常侍、御史大夫、左右丞、六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學士以上，及祇待國朝使命接伴館伴官，悉服之。

從官服

從官之服，紫文羅袍，御仙金帶。御史中丞、諫官、給事、侍郎、州牧、留守、使副、閣門執贊、六尚直官。鄭刻·宮·都知兵馬、四部護使等，與其非泛恩數，悉服之。王之世子及王之兄弟亦然。

卿監服

卿監之服。紫鄭刻文羅袍。紅鞞犀帶。仍佩銀魚。六寺卿貳。省部丞郎。國子儒官。祕書典職以上悉服之。

朝官服

朝官之服。緋文羅袍。黑鞞角帶。仍佩銀魚。司業博士。史館校書。太醫司天兩省錄事以上悉服之。鄭刻
階官亦限年數。必待遷升而後改易也。館伴見中朝人使於館中。則各置二人服緋前導。惟不佩魚。當是倣本朝朱衣雙引之制也。

庶官服

庶官之服。綠衣木笏。幘頭烏鞞。鄭刻自進士入官。省曹補吏。州縣令尉。主簿司宰等悉服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八

人物

臣聞東南之夷。高麗人材最盛。仕於國者。唯貴臣以族望相高。餘則或由進士選。或納貲爲之。與夫世祿吏職。莫不有等。故有職。有階。有勳。有使。鄭刻有檢校。有功臣。有諸衛。仰稽本朝官制。而以開元禮參之。然而名實不稱。清濁混淆。徒爲虛文耳。今使者入境。皆擇臣屬通敏者。付以將迎之禮。以州牧。則有若刑部侍郎。知全州吳俊和。禮部侍郎。知清鄭刻州洪若伊。戶部侍郎。知廣州陳淑。以迎勞餞送。則有若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朴昇。中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金若溫。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洪宰。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門下侍郎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林文友。同知樞密院事拓俊京。李資德。凡此皆王之近臣也。除王府四會之外。與之燕飲酬酢。衎衎如也。以私覲送遺。則有若戶部侍郎梁麟。金惟棟。刑部侍郎林景清。工部侍郎盧令琚。中侍大夫黃君裳。工部郎中鄭俊。左司郎中李之甫。殿前承旨林寵臣。朝散郎祕書丞金端。鄭刻閣門使金輔臣。閣門通事舍人李穎之。曹祺。內殿崇班胡仁穎。引進使王儀。閣門祇候高唐愈。敏仲衡。通事舍人李漸。梁文矩。中衛郎劉及。中亮郎彭京。忠訓郎王承。成忠郎李俊琦。金世安。保義郎李俊異。承節郎許宜。何景。陳彥卿。以傳命贊導。則有若正議大夫禮部尙書金富侂。通議大夫殿中監鄭覃。尙書李疇。中亮大夫知閣門事沈安之。中亮大夫閣門副使劉文志。閣門引進使金義元。閣門通事舍人沈起。王洙。金澤。李銳材。金純正。黃觀。李淑。陳

迪。閣門祇候尹仁勇。朴承。鄭擇。陳僊。通事舍人李德升。吳子嶼。卓安。皆以才能辯博。乃膺是選。爰自相見。以迄言旋。其相與燕樂游觀。揖遜之儀。文采雍容。有足觀者。今姑自李資謙而下。圖其形者五人。并其族望而爲之說。

守太師尙書令李資謙

高麗素尙族望。而國相多任勳戚。自王運娶李氏之後。而僕爲世子時。亦納李女爲妃。由是門戶始光顯。資謙之兄資義。在前代時。已爲國相。坐事流竄。故資謙視覆車之戒。每自修飭。僕深信重之。使爲春宮傅友。時楷尙冲幼。資謙擇博學多聞之士八人。以導翊之。如金端輩。頃自本朝。賜第歸國。正預選掄。壬寅夏四月。僕薨。諸弟爭立。先是。顛有五子。而僕居長。資謙已立楷。仲父帶方公。甫意欲奪其位。遂與門下侍郎韓繳如。樞密使文公美。謀爲不軌。而禮部尙書李永。吏部侍郎鄭克永。兵部侍郎林存等。十餘人爲內應。未及舉。而謀泄。卽擒捕下吏。資謙乃諷王放甫於海島。而誅羣惡。連逮支黨數百人。故以定亂之功。進封太師。益加食邑采地。位尙書令。資謙風姿鄭刻。凝靜。儀矩雍容。好賢樂善。雖秉國政。頗知推尊。王氏在夷狄中。能扶獎王室。亦可謂賢臣矣。然而信讒嗜利。治田疇第宅。阡陌相連。制度侈靡。四方饋遺。腐肉常數萬斤。他皆稱是。國人以此鄙之。惜哉。

接伴正奉大夫刑部尙書柱國賜紫金魚袋尹彥植

尹氏素以儒學知名。瓘在王僕時。爲樞府。嘗朝貢至中國。而彥植乃其子也。世與李氏通昏。又與資謙厚善。楷在春宮。而彥植亦預引翼之列。故楷立而進官崇貴。彥植美風姿。人質脩偉。宛然有儒者之風。不可

以蠻夷接之也。

同接伴通奉大夫尙書禮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金富軾

金氏世爲高麗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多以文學進。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然博學強識。善屬文。知古今。爲其學士所信服。無能出其右者。其弟富轍。亦有時譽。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云。

館伴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金仁揆

金景融。王顥世太傅守中書令。仁揆卽其子也。顥父徽嘗娶金氏女。顥於仁揆。有元舅之尊。韓繳如等叛。李資謙挾王楷以誅羣惡。而仁揆與有力焉。故進位司空。使居樞府。仁揆頎而美髯。貌魁秀。進止端重。口爲所擇。以接使華也。

同館伴正議大夫守尙書兵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李之美

高麗每中朝人使至。必選擇人材。或經朝貢者。以爲館伴之美。卽資謙之子。風貌美秀。往嘗入覲天闕。住館累月。其國事無巨細。悉稟之。之美處決無不中禮。進趨詳雅。綽有華風。每言及朝廷。必惓惓有傾葵之意。其忠誠亦可嘉尙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九

儀物一

臣聞諸蠻之國。雖有君長。其出入則不過以旌旛十數自隨。與其臣屬。略無分辨。惟高麗素通朝聘。久被漸摩。故其君臣上下。動有禮文。王之巡行。各有儀物。神旗前驅。甲士塞途。六衛之軍。各執其物。雖不盡合典禮。然而比之諸蠻。粲然可觀。此孔子所以欲居而不以為陋也。況箕子之國。而為聖朝眷懷之厚者乎。今併繪其儀物於後。

盤螭扇

盤螭扇二。製以絳鄭刻羅。朱柄金飾。中繡單螭。蜿蜒屈曲。一角無鱗。形實類龍。蓋蛟虬之屬也。王行則在前。衣錦袍拒風。親衛軍執之。燕則立鄭刻止。於庭中。禮畢乃退。鄭刻徹。

雙螭扇

雙螭扇四。采色裝飾。略同單螭。但繡形並列。行禮則亦以親衛軍執之。

繡花扇

繡花扇二。製以絳羅。朱柄金飾。中繡牡丹雙花扇之形制。比之螭文。其上微窪。行禮排立於螭扇之次。亦以親衛軍執之。三色之扇。各廣二尺。高四尺。其筭各長一丈云。

羽扇

羽扇四。其製掇拾翠羽。編次為之。下以銀飾。狀如文禽。塗以黃金。頗覺華采。但難於保鄭刻。護歲鄭刻。有月既

二字久則羽毛脫落。其形上方。今當圖其完形。如初制而未久者。庶可考也。其制筭長一丈。扇廣一尺五寸。高二尺。行禮則以金花曲幘脚頭。錦衣親衛軍將執之。鄭刻。此條。闕十三字

曲蓋

曲蓋二。其形六角。各有流蘇。絳羅被飾。上為明珠。金銀閒錯。其柄微曲。王之出入。不覆其下。惟以衛軍執之前。驅數十步。以為儀式。其制高一丈二鄭刻尺。廣六尺。

青蓋

鄭刻云。青蓋之制。略同中國。絳羅為裏。廣幅垂下。復加黃絲組綬。以為采飾。聞常用以紅。惟人使至。則以青羅罩之。蓋麗人以紅為最貴。非國王不得用。今以此鄭刻。覆蓋。亦恭順聖朝。謙避使節之一端耳。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

儀物二

華蓋

華蓋之制文羅繪繡閒錯爲之。上有六角各出流蘇狀如珮環。五采垂帶相比。仍有鸞聲。其蓋縱三尺。橫六尺。長二丈五尺。大禮則以金吾仗衛軍執之。立於閭闔門外。

黃幡

黃幡之制以文羅爲之。上繡祥雲。其形上銳兩角設流蘇。動搖有聲。幡之首尾通長九尺。闊一尺五寸。刻似誤。竿長一丈五尺。大禮則以與華蓋並列。而所執之軍服飾一等也。

豹尾

豹尾之制建於矛上。大小不一。當是隨其獸之形而取之。迎詔則以千牛衛軍執之在前。及門則立於同德昇平兩閒也。

金鉞

金鉞之制略同柱斧。於竿之杪立一翔鸞。行則動搖有騫騰之勢。王行則龍虎親衛軍將一人執之。從於後。

毬杖

毬杖之制。以木刻成。裹以白金。中有小好。貫采綬而垂之。大禮。則以散員校尉十人執之。立於會慶殿兩階下。

旂旒

旂旒之制。以絳羅爲之。次第相屬。繫於竿上。又於其杪。以白羽爲之飾。自羣山島已見之。惟領軍執事者各給焉。蓋藉以指麾之物。此衛軍所以旂頭爲高品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一

仗衛一

臣聞高麗王城仗衛比他郡最盛。蓋驍勇萃於此。當中朝使至。盡出之。以示榮觀焉。其制民十六以上充軍役。其六軍上衛常留官府。餘軍皆給田受業。有警則執兵赴敵。任事則執役赴勞。事已則復歸田畝。偶合前古鄉民之制。初高麗在魏世。鄭刻戶不過三萬。至唐高宗下平壤。收其兵乃三十萬。今視前世又倍增矣。其留衛王城常三萬人。迭分番以守。制兵之略。軍有將。將有領。隊伍有正。步列有等。列為六軍。曰龍虎神虎。興威金吾。千牛控鶴。分為兩衛。曰左衛右衛。別以三等。曰超軍海軍猛軍。鄭刻猛軍在海軍前。無黥墨之制。無營屯之居。惟給使於公。以衣服為別而已。鎧甲上下連屬。制如逢掖。形狀詭異。金花高帽。幾及二三。鄭刻尺錦衣青袍。緩帶垂膀。鄭刻袴。蓋其國人質侏儒。特加高帽錦衣。鄭刻以壯其容耳。今繪圖各以名色列於后。鄭刻此條脫三十二字。

龍虎左右親衛旗頭

龍虎左右親衛旗頭。服毳文錦袍。塗金束帶。展脚幘頭。略類中朝服度。持小旗旆。以令六軍。蓋軍衛之隊長也。惟王府之內衛者二人。使者至則置一人於兵字。鄭刻有仗內乘馬前導。蓋所以待侍。鄭刻使人而供給。皆輟侍王之人。禮至於此。可謂至矣。

龍虎左右親衛軍將

龍虎左右親衛軍將亦服毬文錦袍塗金束帶帽頭兩脚折而上右勢微屈飾以金花王出入則十餘人執羽扇金鉞以從

神虎左右親衛軍

神虎左右親衛軍服毬文錦袍塗金束帶金花大帽仍加紫帶繫於領下如紘纓之屬形製極高望之巍然昔齊永寧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拒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鄉刻有古弁之遺像也今觀高帽之制其拒風之俗今猶然也

興威左右親衛軍

興威左右親衛軍服紅文羅袍以五采團花點額爲飾金花大帽黑犀束帶王之左右二十餘人出則執螭文繡花大扇曲蓋扈從前後常服自龍虎神威以下皆以紫帽無金飾諸衛中惟此一人質差偉焉

上六軍左右衛將軍

上六軍左右衛將軍被介冑烏革閒鐵爲之文錦絡縫使相連屬自腰以下垂十餘帶飾以五采繡花左佩弓劍拱手鞠躬立於殿門之上惟受詔拜表日會慶殿中門六人兩偏門各四人屹然山立如土木偶恭肅之容亦可尙也

上六軍衛中檢郎將

上六軍衛中檢郎將蓋有功於宮禁者以次遷補王所親信賴以保捍內外常服皆紫衣幘頭惟大禮齋祭受詔拜表則介冑而出兜鍪不加於首而負於背裹紫文羅巾飾以珠貝左佩弓劍手執彈弓王行則

在前有喧嘩。鄭刻則控弦不發而爲之警。人皆肅然。飛鳥過則以丸擊之。夜則秉炬而行。巡視不惰。嘗疑執彈之義。問之云。取御史彈劾之義耳。

龍虎中猛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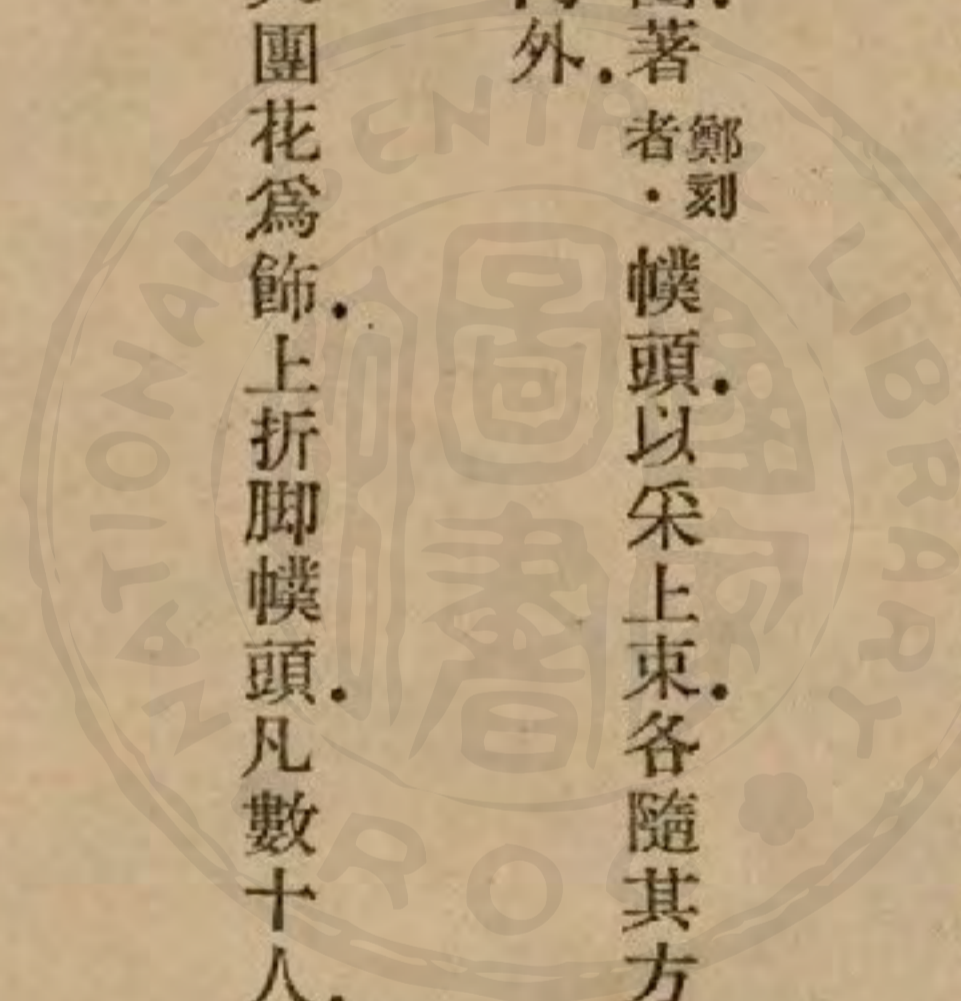
龍虎中猛軍。服青布窄衣。白紵窮袴。復加鎧甲。惟無覆膊。首不施冑。背負而行。各執小矛。上繫白旗。大不盈尺。繪雲爲飾。迎詔入城。受詔拜表。則在衆仗之後。夾道而進。府會遊觀。惟不施甲冑。兵仗中獨此軍最衆。約三萬人。

金吾仗衛軍

金吾仗衛軍。服紫寬袖。疑衫彩。鄭刻圈。著者。幘頭。以采上束。各隨其方之色。方爲一隊。隊爲一色。閒繡團花爲飾。執持幡蓋儀物。立於闔闔門外。

控鶴軍

控鶴軍。服紫文羅袍。五采閒繡大團花爲飾。上折脚幘頭。凡數十人。以奉詔與王與人使私覲往來。則奉箱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二

仗衛二

千牛左右仗衛軍

千牛左右仗衛軍服緋窄衣首加皮弁黑角束帶腰有二襜飾以獸文手執小戈上貫一鼓其制如靴亦有執畫戟鐙杖豹尾之屬與此服飾皆一等也

神旗軍

神旗軍以皮蒙首上爲木鼻狀獸額示服猛也朱衣短後復加兩襜飾以獸文唯迎詔受禮則陳於前五方大神旗載以車軸隨所向安立每車十餘人山路閒關突兀時方大暑汗流浹背比之他儀最爲勞耳

龍虎上超軍

龍虎上超軍服青布窄衣文羅頭巾前襟與背皆有團號其制不一王宮使令咸以龍文餘以盤花悉皆蹙金雜作閒繡制作精巧館中三節位側布列三二人名曰巡邏實察非常也人使出入則亦給使上節鄭刻十千餘人以等殺之

龍虎下海軍

龍虎下海軍服青布窄衣黃繡盤鵬紅革銅帶執朱柄槳順天門守衛二十餘人每至館會則列於庭中

酒行。則聲喏而退。東西兩序交互卷行。復出門外。

官府門衛校尉

官府門衛校尉。服紫文羅窄衣。展脚幘頭。右佩長劍。拱手而立。考其所任之職。總轄兵階。戰陣獲敵首。不願賜銀者。次第遷補。以留王府。守衛諸門。自會慶門置左右親衛將軍外。其餘內則廣化。外則宣義。諸門皆有之。至於寺觀官府。時亦用焉。然服與人材。皆所不逮。當是一時旋置。以他名色人充代。非一等品秩也。

六軍散員旗頭

六軍散員旗頭。自紫燕鳥方見之。亦軍中之總領者。展脚幘頭。紫文羅窄衣。束帶革履。手執旗旆。仗衛儀物。領軍執事。每隊各一人。行列進退。視以爲準。正中華人員之類也。

左右衛牽攏軍

左右衛牽攏軍。服紫窄衣。練鵲文錦絡縫。烏紗軟絹。鄉刻帶布襦革履。以馭衆馬。唯使副上節官有之。餘皆以龍虎超軍代之。

領軍郎將騎兵

領軍郎將騎兵。服飾其等不一。凡紫羅戰袍。白袴阜履。文羅爲巾。飾以珠貝者。皆麗人也。至服青綠緊絲大花戰袍。其袴或以紫或以黃。或以阜髡髮。而巾制不袤。切附於頂。聞是契丹降卒。使副會於王府。還至奉先庫前。岡阜之上。見前驅數十騎。鳴鸞馳驟。跳梁鞍鞵閒。輕銳驍捷。意欲耀武。烏夷僻遠。偶有勁卒。而

急於人知，亦可笑也。

領兵上騎將軍

領兵上騎將軍服紫羅窄衣，展脚幞頭，右帶虎褱，左持弓矢兵仗。內列凡百餘人，分爲兩隊。每人使出在前，至廣化門，則下馬止而不入。歸館，則止於順天外門。疑是門外。行列則極齊飭，非比郎騎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三

兵器

臣聞范曄書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生。故天性柔順。所以不若西戎之喜兵也。高麗固箕子八條所教之地。然其兵器甚簡而疎。豈原其性然耶。兵法曰。兵不犀利。與徒搏同。惟麗人之兵疎簡。此所以屢為匈奴所扼。而不能與之校。雖然。異俗器械。各有所施。不可以不知。今具其名物。圖之於左。

行鼓

行鼓之狀。稍類雅樂之搏拊也。中腔差長。而以銅環飾之。貫以紫帶。繫於腰下。軍行則在前。與金鐃閒擊。其節頗緩。金鐃之形。與中華制度不異。故略而不圖。

弓矢

弓箭之制。形狀簡略。如彈弓。其身通長五尺。而矢不用竹。多以柳條。而復短小。發矢鄭刻射不候引滿。舉身送之。雖矢去甚遠。而無力。殿門守衛。仗內騎兵。及中檢郎將。皆以虎韞而挾之。備不虞也。

貫革

貫革之狀。略如鞞鼓。兩邊皆有皮耳。動搖有聲。貫於矛上。每隊約二十餘人。大禮。則以千牛左右仗衛軍執之。

鐙杖

鐙杖之設。國王受詔則有之。止。鄭刻爲馬鐙。其竿丹漆。使者前驅。千牛衛軍數十人執之。王行則在前。而鐙以塗金爲飾。餘制悉以鐵爲之。

儀戟

戟有二等。會慶門中各列十二枚。上下以金銅爲飾。形制極大。迎詔設燕。則兵仗中所列者。才及六尺許。大抵略同中華。而制作大小不等耳。

胡笳

胡笳之制。上銳下豐。其形差短。使者初至羣山島。巡尉將迎。舟卒服青衣而吹之。其聲嗚咽。不成曲調。惟覺羣噪如蚊虻之音。迎詔則在前行。每數十步輒稍却回。面詔輿而吹。聲止乃行。然後擊鐃鼓爲節也。

獸牌

獸牌之制。木體革鞞。繪狻猊狀。上施五兩。而以雉尾蔽之。欲以自障。且能刺人。而不使之洞見其犀利也。然徒似百戲小兒所執。恐不足以禦矢石。今高麗兵仗中二等皆有之。特小大之異耳。

佩劍

佩劍之飾。形長而刃利。白金烏犀閒錯。海沙魚皮以爲鞘。旁爲環紐。貫以采組。或以革帶。以象玉玦。琕琕之屬。亦古之遺制也。門衛校尉中檢郎騎皆佩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四

旗幟

臣聞高麗儀制。每齋祭祀天。則建大旗十面。各隨其方之色。錯繪神物。號曰神旗。其制極廣。每旗當用帛數匹。下以車軸逐車。以緋衣仗軍十餘人駕之。隨王所在。次第安立。四面各施大繩。以備風勢。高十餘丈。國人望神旗所植。則不敢向。唯詔書初入城。以至受禮。皆特用之。蓋尊上命也。餘有五方中旗。自上羣山島已見之。唯紅旗有飾。龍虎猛軍甲士所執。又有小白旗。大不盈掌。繫於矛上。略同兒戲。今並列於圖云。

象旗

象旗二。其制身與旒皆黑。法水數也。中繪一象。前一胡兒持一金戈。復以大繩牽掣其首。有左顧之意。行則舉其後轅。隨地勢扶持而前。至行禮之時。則依方向建立。衆旗之位。以黑爲先。考之禮經。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則知建旗於車。自古已然。不特東夷也。

鷹隼旗

鷹隼旗二。其制身與旒皆赤。法火數也。中繪鷹隼。奮騰而上。有疾而速之意。周官烏隼爲旟。今此赤旗用鷹。亦偶合古制也。其行在象旗之次。

海馬旗

馬旗二。其制身與旒皆青。法木數也。中繪一馬。前膊有鬣。狀如火熾。蓋馬。火畜也。繪於青旗。以象木火相

生位應青龍朱雀二神其行在鷹旗之次。

鳳旗

鳳旗二其制身與旒皆黃法土數也中繪飛鳳鳳之爲物身被五綵位應中宮蓋五行非土不生故五方之色備於羽毛所宜取象其行在太白旗之次。

太白旗

太白旗二其制身與旒皆白法金水數也中繪一人金冠玉圭黃衣綠帔以象太白下乘一龜龜有蛇首取其合形蓋金爲水母水能生金位應白虎真武二神禮經載國君之行前朱雀而後真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於二旗互見頗合古制其行在馬旗之次。

五方旗

北方之旗黑色一旒其廣二幅無繪繡之文人使初至境以迄入城與諸旗爲前導其行無次其建無數以青衣軍執之初國信使副依舊例給綿繡閒錯轉光旗四十面詔書初入城令舟人執而前導輝映郊野麗人駭觀頌曰愧其陋焉。

南方之旗赤色一旒中繪神人手執木槌差異他者五方之旗獨赤旗爲多耳。

東方之旗青色一旒中無繪繡廣狹多少與諸旗相對。

西方之旗白色一旒亦無繪繡比之諸旗數目差少。

中央之旗黃色一旒亦無繪繡唯羣山島紫燕鳥祇迓信使列於海岸則有之又有一等雜采閒錯中有

轉光。四角繪雲氣。諸州巡尉戰船邏兵執之。

小旗

小旗之制。紅旒白身。上繪綠雲。人使入城。國王迎詔。則龍虎軍數萬人。被甲執之。夾道而行。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五

車馬

臣聞有國必有兵。而兵以車運。車以馬行。故古者制國。必視車乘之數。差其小大。而詩頌稱魯衛之富。率以馬爲言。高麗雖海國。而引重致遠。不廢車馬。然其土地湫隘。道途磽确。非中華比。故輶輪之制。轡馭之法。亦異云。

采輿

采輿三。一以奉詔。又其一以奉御書。前一輿貯大金香毬。其制用五色文羅閒結。錯以錦繡。上爲飛鳳。四角出蓮花。行則動搖。下承以丹漆座。四竿各施龍首。以控鶴軍四十人捧之。前有二人執仗迎引。喝起止。甚肅。王世子與國官迎詔。望輿於當道拜之。

肩輿

肩輿之制。略類胡牀。藤穿翔鸞花文。丹漆閒錯。塗金爲飾。上施錦茵。四竿各施綵絲結綬。自羣山島以迄入城。每出館。必以肩輿奉使副。以其禮僭不敢乘。唯於前仗中行。以爲儀式耳。

牛車

牛車之設。制作率略。殊無法度。下有二轅輪。前轅以牛駕之。每載物於其上。必以草繩貫繫。方免傾覆。況其國率皆山路。行則嶮岨動搖。特爲禮具而已。

王馬

王之所乘馬。鞍韉甚華。或金或玉。皆朝廷所賜也。常馭不施甲。唯八關齋并受詔大禮。則於馬甲之上。復加鞍轡。蒙以繡帕。革帶與繁纓。皆有鸞聲相應。亦甚華煥。但比中國。於鞍後復加繡茵。亦猶侍從官之有。減坐也。

使節馬

高麗去大金不遠。故其國多駿馬。然圉人不善控馭。其步驟皆自天然。不假人力也。鞍韉之制。惟王所乘。以絳羅繡韉。益以金玉飾。國官大臣。以紫羅繡韉。以銀爲飾。餘如契丹之俗。亦無等差。初使人既到館。卜日受詔。而所奉鞍馬。略如王制。使者以其僭侈。固辭再四。乃易別馬。如國官所乘者。上節所乘。降使副禮。一等。中節又隨等第而殺之。

騎兵馬

騎兵所乘。鞍韉極精巧。螺鈿爲鞍韉鞅轡。以栢枝馬瑙石。間錯黃金。烏銀爲飾。兩韉畫鵝頸。與身倍麗。人謂之天鵝。倥革鳴鸞。亦有古意。

雜載

麗國多山。道路坎壈。車運不利。又無橐駝。可以引重。而人所負載甚輕。故雜載多用馬。其制以二器夾裝。橫跨於背。應用之物。悉置器中。絡首鞅胸。如乘騎之度。前引後驅。其行頗駛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六

官府

臣聞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至周而詳。天地四時。仰觀俯察。以道運之。而政事舉矣。豈復有文具而實不應之弊哉。高麗之初。建官十有二級。襲夷語以爲之名。不事馴雅。自漸皇化。設官置府。依放稱謂。而洩職治事。尚沿夷風。往往文具而實不應。然而慕義之志。亦可尚云。

省監

官府之設。大抵皆竊取朝廷美名。至其任職授官。則實不稱名。徒爲文具觀美而已。尙書省在承休門內。前有大門。兩廊十餘間。中爲堂三間。卽令官治事之所。政事之所。自尙書省之西。春宮之南。前開一門。中列三位。中爲中書省。左曰門下省。右曰樞密院。卽國相平章知院治事之所。禮賓省在乾德殿前之側。所以掌四鄰之賓客。八關司在昇平門之東。所以掌齋祭之事。御史臺在左同德門內。所以張風憲之任。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處詞學之臣。尙乘局以貯車馬。軍器監以藏甲仗。以至賓省之典禮儀閣。門之職贊導。大盈倉實寶貨之帑。右倉卽積粟之地。凡此皆在王居內城也。自廣化門外言之。官道之北。則尙書戶部。又其東曰工部。曰考功。曰大樂局。曰良醞局。四門並北列而南向。各有標名。道之南。則兵刑吏三司。其門南列而北向。又東南數十步。卽鑄錢監。稍北卽將作監也。監門千牛金吾三衛。在北門內。而金吾稍近東。所以典兵衛之禁。大市京市二司。在南大街。而東西相望。所以平關市之政。以至管弦有

坊。弓箭有司。幘頭有所。占天有臺。凡此皆在外城之內也。又有開成鄭刻城。府拒城四十里。凡民庶婚田鬪訟之事。悉總之。

國子監

國子監。舊在南會賓門內。前有大門。榜曰國子監。中建宣聖殿。兩廡。闕齋舍。以處諸生。舊制極隘。今移在禮賢坊。以學徒滋多。所以侈其制耳。

倉廩

倉廩之制。不施關鑰。外為墻垣。唯開一門。以防盜竊。內城之內。舊有三倉。今所見者。特右倉耳。宣義門之外。有倉曰龍門。洪州山中有倉曰富用。俗傳曰芙蓉。非也。大義倉。舊在西門內。鈔本作西南門。今依鄭刻。積米三百萬。經回祿。悉為煨燼。遂移於長霸門。麗人以衆水所會之地。可以厭火災耳。又有海鹽常平二倉。相去數百步。唯富用與右倉不常發。以儲兵革水旱之備。其積之狀。如圓屋。正詩所謂亦有高廩也。下築土基。其高數尺。織草為苫。中積米穀一石。積而致之。其高數丈。出於墉外。上復以草蓋之。以蔽風雨。蓋米氣不泄。則陳腐。今高麗倉廩中。雖數歲而米亦新者。以積苫之法。略通其氣耳。國相每歲給米四百二十石。致仕半之。尚書侍郎而下。二百五十石。卿監郎官。一百五十石。南班官。四十五石。諸軍衛錄事。一十九石。其武臣視此等而上之。與文官相埒。內外見任受祿官。三千餘員。散官同正。無祿給田者。又一萬四千餘員。其田皆在外州。佃軍耕蒔。及時輸納。而均給之。

府庫

奉先庫。在廣化門之東。去順天館官道之北。前門二閒。稍東開門。左有一堂。其制極高。出於牆外。右有一樓。東面不施窗牖。唯於其柱榜云。貯水防火。蓋其中所藏。乃奉先王祭器牲牢。及國忌給齋料於此。以施諸寺焉。

藥局

高麗舊俗。民病不服藥。唯知事鬼神。咒詛厭勝爲事。自王徽遣使入貢求醫之後。人稍知習學。而不精通其術。宣和戊戌歲。人使至上章乞降醫職。以爲訓導。上可其奏。遂令藍苗等往其國。越二年乃還。自後通醫者衆。乃於普濟寺之東起藥局。建官三等。一曰太醫。二曰醫學。三曰局生。綠衣木笏。日蒞其職。高麗他貨。皆以物交易。惟市藥。則閒以錢買焉。

囹圄

囹圄之設。其墉高峻。形如環堵。中亦有屋。蓋古園土之意也。今在官道之南。與刑部相對。輕罪則付刑部。盜及重罪。則付獄。繫以縲紲。無一人得逸者。亦有枷杻之法。然淹延不決。有至閱時經歲。唯贖金可免。凡決杖。以一大木。橫縛二手於上。使之著地。而後鞭之。笞杖極輕。自百至十。隨其輕重。而加損。唯大逆不孝。乃斬。次則反縛髀骨。相摩至胸。次皮膚拆裂。乃已。亦車裂之類也。外郡不行刑殺。悉械送王城。每歲八月。慮囚。夷性本仁。死臯多貸。而流於山島。累赦。則以歲月久近。量輕重原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七

祠宇

臣聞高麗素畏信鬼神。拘忌陰陽。病不服藥。雖父子至親。不相視。唯知咒詛厭勝而已。前史以謂其俗淫。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穴。號祿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自王氏有國以來。依山築城。於國之南。以建子月。率官屬具儀物祠天。後受契丹冊。與其立世子。亦於鄭刻此行禮焉。其十月東盟之會。今則以其月望日。具素饌。謂之八關齋。禮儀極盛。其祖廟在國東門之外。唯王初襲封。與三歲一大祭。則具專服冕圭親祠之。其餘則分遣官屬。歲旦月朔。春秋重午。皆享祖禰。繪其像於府中。率僧徒歌頌。晝夜不絕。又俗喜浮屠。二月望日。諸僧寺然燭極繁侈。王與妃嬪。皆往觀之。國人喧闐道路。其神祠在百里內者。四時遣官祠以太牢。又三歲一大祭。徧其境內。然及期以祀神爲名。率斂民財。聚白金千兩。餘物稱是。與其臣屬分之。此爲可哂也。自王居宮室之外。唯祠宇制作頗華。諸觀寺唯安和爲冠。以尊奉宸翰故耳。今取其人使道路所歷。與夫齋祠游覽耳目所及者。圖之。其餘不見制度。則略而不載。

福源觀

福源觀在王府之北大和門內。建於政和閒。前榜曰敷錫之門。次榜曰福源之觀。嘗聞殿內繪三清像。而混元皇帝鬚髮皆紺色。偶合聖朝圖繪真聖貌像之意。亦可嘉也。前此國俗未聞虛靜之教。今則人人咸

知歸仰云。

靖國安和寺

安和寺由王府之東北山行三四里漸見林樾清茂藪麓崎嶇自官道南玉輪寺過數十步曲徑縈紆脩松夾道森然如萬戟清流湍激驚奔漱石如鳴琴碎玉橫溪爲梁隔岸建二亭半蘸灘磧曰口口曰漣漪相去各數百步復入深谷中過山門關或校作傍溪行數里入安和之門次入靖國安和寺寺之額卽今太師蔡口鄭刻書也門之西有亭榜曰冷泉又少北入紫翠門次入神護門門東廡有像曰帝釋西廡堂曰香積中建無量壽殿殿之側有二閣東曰陽和西曰重華自是之後列三門東曰神翰其後有殿曰能仁殿二額實今上皇帝所賜御書也中門曰善法後有善法堂西門曰孝思院後有殿曰彌陀堂殿之間有兩廈其一以奉觀音又其一以奉藥師東廡繪祖師像西廡繪地藏王餘以爲僧徒居室其西有齋宮王至其寺則自尋芳門過其位前門曰凝祥北門曰嚮福中爲仁壽殿後爲齊雲閣有泉出山之半甘潔可愛建亭其上亦榜曰安和泉植花卉竹木怪石以爲游息之玩非特土木粉飾之功竊窺中國制度而景物清麗如在屏障中麗人以奎章睿藻在焉奉之尤嚴也今使者至彼率三節官屬從吏拜於御書殿下飯僧祈福日暮歸館實宣和五年七月二日癸丑也

廣通普濟寺

廣通普濟寺在王府之南泰安門內直北百餘步寺額揭於官道南向中門榜曰神通之門正殿極雄壯過於王居榜曰羅漢寶殿中置金仙文殊普賢三像旁列羅漢五百軀儀相高古又圖其像於兩廡焉殿

之西爲浮屠五級。高逾二百尺。後爲法堂。旁爲僧居。可容百人。相對有巨鐘。聲抑而不揚。故事。以禮物之餘馬。及高麗所遣使副者。凡二匹。益以白金二斤。爲香花果蕪之供。以作佛事。飯僧徒。使副不躬往。唯遣都轄提以下三節行禮焉。

興國寺

興國寺在廣化門之東南道旁。前直一溪。爲梁橫跨。大門東面。榜曰興國之寺。後有堂殿。亦甚雄壯。庭中立銅鑄幡竿。下徑二尺。高十餘丈。其形上銳。逐節相承。以黃金塗之。上爲鳳首。銜錦幡。餘寺或有之。唯安和者書云。大宋皇帝聖壽萬口口口口口之意。出於誠心。宜其被遇聖朝眷寵懷徠之厚也。此條。鄭刻脫四十餘字。

國清寺

國清寺在西郊亭之西。相去三里許。長廊廣廈。喬松怪石。互相映帶。鄭刻掩。景物清秀。側有石觀音。峭立崖下。頃人使所過。道經國清寺門。其褐衣僧徒百十輩。羣出觀之。

王城內外諸寺

興王寺在國城之東南。維出長霸門二里許。前臨溪流。規模極大。其中有元豐閒所賜夾紵佛像。元符中所賜藏經。兩壁有畫。王顥嘗語崇寧使者劉達等云。此文王翊德山也。謂徽。遣使告神宗皇帝。模得相國寺本。國人得以瞻仰。上感皇恩。故至今寶惜也。稍西卽洪圓寺。入長霸門。溪北爲崇化寺。南爲龍華寺。後隔一小山。有彌陀慈氏二寺。然亦不甚完葺。崇教院在會賓門內。普濟道日金善三寺。在太安門內。鼎足而時。隔官道之北。由崑山又有奉先彌勒二寺。並列。稍西卽大佛寺也。王府之東北。與春宮相距不遠。有二

寺。一曰法王。次曰印。鄭刻經由太和北門入。則有龜山玉輪二寺。乃適安和寺所由之途也。廣真寺在將作監之東。普雲寺在長慶宮之南。自崇仁門出。正東卽洪護寺。又東北出安定門。則有歸法靈通二寺。唯順天館之北。有小屋數十間。榜曰順天寺。自人使至館一月。僧徒晝夜歌唄不絕。榜云。以祈國信使副一行平善。蓋由衷之信。非一時矯僞也。又紫燕島有濟物寺。羣山島有資福寺。殿與門廡之外。亦無堂室。其徒三二人而止爾。凡此者。以其屋宇隘陋且多。故略其圖而載其名焉。

崧山廟

崧山神祠。在王府之北。自順天館出。至兵部直北。沿溪行。過龜山寺福源觀。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松森蔭。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疑有援。卽引去。後封其山爲崧。以祠奉其神也。民有災病。施衣獻良馬以禱之。比者使至。六月二十六日丁未。遣官致祭。祠宇尙遠。唯至半山。設酒饌。望而拜之。遵舊典也。

東神祠

東神祠。在宣仁門內。地稍平廣。殿宇卑陋。廊廡三十間。荒涼不葺。正殿榜曰東神聖母之堂。以帟幕蔽之。不令人見神像。蓋刻木作女人狀。或云。乃夫餘妻河神女也。以其生朱蒙。爲高麗始祖。故祠之。舊例。使者至。則遣官設奠。其牲牢酌獻。如禮崧山神式。

蛤窟龍祠

蛤窟龍祠。在急水門上隙。小屋數間。中有神像。舟行水淺不可近。唯舟師輩。以小艇迎而祭之。頃者。使至

彼設祭之明日。有一小蛇青色。咸謂神化。亦猶彭蠡順濟之顯異也。乃知神物無乎不在。朝廷威靈所格。雖蠻貊之邦行矣。

五龍廟

五龍廟在羣山島客館之西一峯上。舊有小屋。在其後數步。今新制獨有兩楹一室而止。正面立壁。繪五神像。舟人祠之甚嚴。又其西南大林中。有小祠。人謂崧山神別廟云。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contain several lin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八

道教

臣聞高麗地濱東海。當與道山仙島相距不遠。其民非不知向慕長生久視之教。第中原前此多事征討。無以清淨無爲之道化之者。唐祚之興。尊事混元始祖。故武德閒。高麗遣使。勾請道士。至彼講五千文。開釋玄微。高祖神堯奇之。悉從其請。自是之後。始崇道教。踰於釋典矣。大觀庚寅。天子眷彼遐方。願聞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從行。選擇通達教法者。以訓導之。王僕篤於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觀。以奉高真道士十餘人。然晝處齋宮。夜歸私室。後因言官論列。稍加法禁。或聞僕享國日。常有意授道家之籙。期以易胡教。其志未遂。若有所待然。

道士

道士之服。不以羽衣。用白布爲裘。阜巾四帶。比之民俗。特其袖少褻裕而已。

釋氏

浮圖之教。始出天竺。遂傳四夷。其法崇盛。高麗雖在海東。聞自清涼法眼一枝東渡之後。僧徒頗知性理。嘗於普濟寺僧堂。見其揭榜示衆。大略云。言不足以載道。久矣。大千經卷。皆藥病之說。正法眼藏。無所付囑。世尊於是舉花而示。有微笑者。至於子孫。言辯相示。謂之談禪。無乃妄乎。靈山之會。唯一迦葉。其可容易。期於衆人。昔人猶愛羊存。而禮之大意不忘。又況言說之筌。足以得其意哉。抑聞之。說詩者。貴在以意。

逆志。吾宗亦然。蓋言以索意。意之所隨。不可以言傳。則亦在乎默而識之。尙何數數於文言之末乎。觀此數百言。深契宗旨。佛像供具。皆悉脩潔。幡華繒蓋。行列有序。大經則有華嚴般若。小者不可悉數。亦有本繙自中國。能爲華言者。嘗令誦之。歷歷可聽。至其梵唄。則又鳩舌不復可辨矣。其鐃鈸形制小而聲悲。至其螺聲。則洪大如號焉。先是元豐閒。上節使臣宋密。歿於紫燕島。自後使至。必於濟物寺飯僧。致祭上節。以次羅拜墓下。比者銜命至彼。亦襲前例。雖存歿恩義。理固宜爾。然人心初到異邦。遠懷鄉國。遽覩客殯。無不霑灑。蓋出使絕域。唯遼東爲難。海洋阻隔。危險萬態。得獲全濟。復命於朝。豈不幸歟。自非倚仗王靈。則其不葬於蛟蜃之腹者。幾希。豈釋氏專能持護哉。今圖其衣服制度。以考同異云。

國師

國師之稱。蓋如中國之有僧職綱維也。其上一等。謂之王師。王見則拜之。皆服出水衲袈裟。長袖偏衫。金跋遮下。有紫裳烏革鈴履。人物衣服。雖略與中華同。但麗人大抵首無枕骨。以僧祝髮。乃見之。頗可駭訝。晉史謂三韓之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非也。蓋由種類資稟而然。未必因石而扁。

三重和尚大師

三重和尚長老。鄭刻律師之類也。服紫黃貼相。鄭刻福田袈裟。長袖偏衫。下亦紫裳。位在國師之下。講說經論。傳習性宗。擇聰慧辯博者爲之。

阿闍黎大德

阿闍黎大德。位降三重和尚一等。分隸教門職事。其服短袖偏衫。壞色挂衣五條。下有黃裳。國師三重。不

過數人。而阿闍黎一等。人數極衆。未究厥旨。

沙彌比丘

沙彌比丘。自幼出家。未經受具。壞色布衣。亦無貼相。鄉刻戒律既高。方易紫服。以第遷升。乃有衲衣。蓋高麗僧衣。唯以磨衲爲最重耳。

在家和尚

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阜帛。徒跣以行。閒有穿履者。自爲居室。娶婦鞠子。其於公上。負載器用。掃除道路。開治溝洫。脩築城室。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於馳逐。然頗壯勇。其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聞中間契丹爲麗人所敗。正賴此輩。其實刑餘之役人。夷人以其髡削鬚髮。而名和尚耳。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九

民庶

臣聞高麗地封未廣。生齒已衆。四民之業。以儒爲貴。故其國以不知書爲恥。山林居鄉刻衆多。地鮮平曠。故耕作之農。不迨工技。州郡土產。悉歸公上。商賈不遠行。唯日中則赴都市。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熙熙如也。然其爲人。寡恩好色。泛愛重財。男女婚娶。輕合易離。不法典禮。良可哂也。今繪其國民庶。而以進士冠於篇。

進士

進士之名不一。王城之內曰土貢。郡邑曰鄉貢。萃於國子監。合試幾四百人。然後王親試之。以詩賦論三題。中格者官之。自政和閒。遣學生金端等入朝。蒙恩賜科第。自是取士。閒以經術時務策。較其程試優劣。以爲高下。故今業儒者尤多。蓋有所向慕而然耳。其服四帶。文羅巾。阜紬爲裘。黑帶革履。預貢則加帽。登第則給青蓋。僕馬遨遊城中。以爲榮觀也。

農商

農商之民。農無貧富。商無遠近。其服皆以白紵爲袍。烏巾四帶。唯以布之精粗爲別。國官貴人。退食私家。則亦服之。唯頭巾以兩帶爲辨。閒亦徒行通衢。吏民見者避之。

工技

高麗工技至巧。其絕藝悉歸於公。如幘頭所將作監。乃其所也。常服白紵袍。阜巾。唯執役趨事。則官給紫袍。亦聞契丹降虜數萬人。其工技十有一。擇其精巧者。留於王府。比年器服益工。第浮僞頗多。不復前日純質耳。

民長

民長之稱。如鄉兵保伍之長也。卽民中選富足者爲之。其聚落大事則赴官府。小事則屬之。故隨所在。細民頗尊事焉。其服文羅爲巾。阜紬爲裘。黑角束帶。烏革句履。亦與未預貢進士服飾相似也。

舟人

高麗頭巾。唯是重文羅。一巾之價。準米一石。細民無貲可得。復恥露頭。與罪囚無別。故作竹冠以冠之。或方或圓。初無定制。短褐被體。下無袴襦。每舟十餘人。夜則鳴榔鼓柁。謳歌互答。曉曉如鵝鶩羣鳴。略無聲律情義。蓋其俗然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

婦人

臣聞三韓衣服之制。不聞染色。唯以花文為禁。故有御史稽察民服。文羅花綾者。斷罪罰物。民庶遵守。不敢慢令。舊俗女子之服。白紵黃裳。上自公族貴家。下及民庶妻妾。一概無辨。頃歲貢使趨闕。獲朝廷賜予十等冠服。遂以從化。今王府與國相家。頗有華風。更遲以歲月。當如草偃矣。今姑摭其異於中國者圖之。

貴婦

婦人之飾。不喜鄭刻塗澤。施粉無朱。柳眉半額。阜羅蒙首。製以三幅。幅長八尺。自項垂下。唯露面目。餘悉委地。白紵為袍。略如男子。製文綾寬袴。裏以生絹。鄭刻欲其褻裕。不使著體。橄欖勒巾。加以采條金鐸。佩錦香囊。以多為貴。富家籍以大席。侍婢旁列。各執巾瓶。雖盛暑。不以為苦也。秋冬之裳。閒用黃絹。或深或淺。公卿大夫之妻。士民游女。其服無別。或云王妃夫人。以紅為尚。益加繪繡。國官庶民。不敢用也。

婢妾

宮府有媵。國官有妾。民庶之妻。雜役之婢。服飾相類。以其執事服勤。故蒙首不下垂。疊於其頂。摳衣而行。手雖執扇。羞見手爪。多以絳囊蔽之。

賤使

婦人之髻。貴賤一等。垂於右肩。餘髮被下。束以絳羅。貫鄭刻以小簪。細民之家。特無蒙首之物。蓋其直準。

白金一斤力所不及。非有禁也。亦服旋裙。製以八幅。插腋高繫。重疊無數。以多為尚。其富貴家。妻妾製裙。有累至七八匹者。尤可笑也。崇寧閒。從臣劉達。吳棫等。奉使至彼。值七夕。會館伴使柳仲顧作樂。女倡謂使副曰。本國梳得頭髮慢。必是古來墜馬髻。達等答云。墜馬髻乃東漢梁冀妻孫壽所為。似不足法。仲等唯唯。然至今仍貫不改。豈自其舊俗。椎結而然耶。

鄭刻。缺此標目。玩文義。貴女第一行之前。尙有闕文。

蠻夷之服。雖略相類。亦無定制。人始初入城。夾道樓觀閒。時見凭欄有此一等女子。纔十餘歲。當是未嫁之人。亦不披髮。而黃衣。又非暑服所宜。嘗試詰之。終不審諦。或云。是王府小兒之服耳。

女子

民庶之家。女子未嫁。紅羅束髮。其餘被下。男子亦然。特易紅為黑繩耳。
負

高麗法置官婢。世代相承。故自王府國官觀寺。皆給之。其於執役。肩不勝任。負於背上。其行甚駛。雖男子不如也。

戴

負戴之役。其勞一等。水米飯鄭刻未飲。並貯銅罌。不以肩舁。加於頂上。疊有二耳。一手扶持。摳衣而行。背負其子。考之於經。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以其用力良勞。非筋骨有加。蓋不能也。其子附之。所謂襁負其子而至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一

阜隸

臣聞諸蠻之國。雕題交趾。被髮文身。豺狼與居。麋鹿與游。豈復知張官置吏之法哉。唯高麗則不然。衣冠禮儀。鄭刻君臣上下。燦然有文法以相接也。內置臺省院監。外置州府郡邑。設官分職。選吏任事。在上則舉其綱目。在下則任其繁劇。雖一國之事。簡而當理。追胥呼索。但片紙數字。民不敢失其期會也。故自中書給事中樞堂官。以至夫民長。無敢怠豫。其國官吏遇諸途。必跪拜鞠恭。言事則膝行而前。上手低面。以聽奉之。自非久陶聖化。能若是乎。今自吏職以迄驅使。並列圖於左。

吏職

吏職之服。與庶官服色不異。但綠衣時有深淺。舊傳高麗倣唐制衣碧。今詢之。非也。蓋其國民貧俗儉。一袍之費。動準白金一斤。每經澣濯。再染色。深如碧。非是別一等服也。然省府補吏。不限流品。貴家之子弟。時亦爲之。今此青服。當是吏之世襲者耳。

散員

散員之服。紫羅窄衣。幘頭革履。如中華班直殿侍之類也。武臣子弟。兵衛出職。皆補之。每人使至。則捧盤授爵。執衣侍巾。皆用之。

人吏

人吏之稱。非比省府之職也。蓋倉廩司屬州縣出納金穀布帛之流。皂衣幘頭。烏革句履。時於街市稠人中見之。或云趨官府則閒有易色衣者。

丁吏

丁吏蓋丁壯之人。初置吏者也。舊說轉爲頂禮。蓋是語音訛謬。自此升補爲吏。由吏而後授官。自令官而下。各給丁吏以備使令。視官品而爲多寡之差。其常執事則文羅頭巾。人使至則加幘。每貴臣從者一二。人惟伴官屈使從者。與使副所給一等服飾耳。

房子

房子使館之給役者也。每房自使副而下。以官品高下而爲之多寡。其服文羅頭巾。紫衣角帶。皂履。蓋擇善供應者爲之。觀其守法謹甚。又善筆札。高麗俸祿至薄。唯給生菜蔬茹而已。常時亦罕食肉。每人使至。正當大暑。飲食臭惡。必推其餘與之。飲啗自如。而又以其餘歸遺於家。至禮畢出館。泣數行下。大抵麗人之於中國。其情加厚。故雖房子亦懷惓惓焉。

小親侍

小親侍紫衣頭巾。復被其髮。蓋宮帷中所使小童也。王之貴戚與從臣。時亦給之。麗人大率未娶者。皆裹巾而被髮於後。既娶而後束髮。其爲小親侍。皆纔十餘歲。稍長則出宮焉。

驅使

驅使與仙郎相類。大抵皆未娶之人。在貴家子弟。則稱仙郎。故其衣或紗或羅。皆皂也。又有一等繆袖烏

巾。卽庶官小吏之奴。名驅使者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二

雜俗一

臣聞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夫所謂廣谷大川。固未必遐方絕域。蓋特其中國之地。川俗或殊。則習俗各異。有不可得而同者。又況蠻夷之限在海外。其習俗豈一端哉。高麗於諸夷中。號爲文物禮義之邦。其飲食用俎豆。文字合楷隸。授受拜跪。恭肅謹愿。有足尙者。然其實污僻澆薄。靡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若男子巾幘。雖稍倣唐制。而婦人髻髻下垂。尙宛然髻首辮髮之態。貴人仕族婚嫁。略用聘幣。至民庶。惟以酒米通好而已。又富家娶妻。至三四人。小不相合。輒離去。產子居別室。其疾病。雖至親不視藥。至死殮。不拊棺。雖王與貴胄亦然。若貧人無葬具。則露置中野。不封不植。委螻蟻烏鳶食之。衆不以爲非。淫祀諂祭。好浮屠宗廟之祠。參以桑門歌嘔。其閒加以言語不通。貪饕行賂。行喜奔走。立則多拱手於背。婦人僧尼。皆作男子拜。此則大可駭者。至於瑣碎不經。又未易以一二數。今姑總其耳目所聞見者。圖之。併以土產資養之物。附於后。

庭燎

麗俗尙夜飲。而祇待使人尤勤。每宴罷。常侵夜分。自山島州縣。郡郊亭館。鄭刻云。自山島州郡。郊亭館舍。皆於庭中。束芟明燎。以散員執之。使者歸館。則羅列在前。相比而行。

秉燭

王府公會舊不燃燭。比稍稍能造。大者如椽。小者亦長及二尺。然終不甚明快。會慶乾德之燕庭。鄭刻中設紅紗燭。籠用綠衣人搢笏執之。問之云是新入仕之人。舊記謂初登第者。今知未必皆一等流品也。

挈壺

挈壺之職名實近古。逐刻以擊鼓為節。中庭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捧牌立於左。一綠衣人致躬報曰某時。然後搢笏詣表易牌而退。

鄉飲

鄭刻此條脫

麗俗重酒醴。公會惟王府與國官。有牀桌盤饌。餘官吏士民。惟坐榻而已。東漢惟豫章太守陳蕃特為徐稚設一榻。則知前古亦有此禮。今麗人於榻上復加小俎。器皿用銅。鱸膾魚菜。雖雜然前進而不豐腆。酒行亦無節。以多為勤。每榻只可容二人。若會賓客多。則隨數增榻。各相向而坐。國中少麥。皆國人販自京東道來。故麪價頗貴。非盛禮不用在食品中。亦有禁絕者。此尤可哂也。

治事

鄭刻此條脫

麗政尚簡。訟牒略而不文。官府治事。坐不據按。但登榻指呼而已。吏捧批牘。跪陳於前。上手聽奉。即時批決。了無稽留。已事則棄。不設架閣。惟國朝詔命信使書。則王府有庫寶藏。以為備檢之具。其饋食奉盥。則俯首膝行。高拱手而奉之。威儀甚恭。夫夷狄而能然。是可嘉也。其饋食云云。與上文氣不屬。似別一條之尾。誤接於此。否則遙接前吏捧案牘。跪陳於前二句。

斷續書之耳。姑仍其舊。以俟考定。

答禮

鄭刻此條脫

麗俗。官吏兵卒分守雖嚴。而起居之禮。閒有不事邊幅。凡國相從官。與其所轄。往來相值。必肅容起立。餘官無統轄者。吏卒久不相見。雖通衢宮廷中。必拜之。而在官者。亦俛而後興。如答拜。蓋禮人不答。反其敬。禮失則求諸野。略可見矣。

給使此條。鄭刻脫。

給使之賤。視官品而爲多寡之數。國相丁吏四人。驅使三十人。令官倍之。前有青蓋持之。在數十步外。乘馬許二人控馭。自是而降。前不張蓋。控馬不許用二人。民庶乘馬。惟自執鞭馭而已。丁吏多前驅。給使執巾瓶從物後隨。列卿而上。丁吏三人。驅使二十人。正郎丁吏二人。驅使十五人。員外以上。丁吏一人。驅使十人。初品共給三人。皆官奴隸也。世代相承爲之。

女騎

婦人出入。亦給僕馬。蓋亦公卿貴人之妻也。從馭不過三數人。阜羅蒙首。餘被馬上。復加笠焉。王妃夫人。惟以紅爲飾。亦無車輿也。昔唐武德正觀中。宮人騎馬。多著羃籬。而全身蔽障。今觀麗俗蒙首之制。豈羃籬之遺法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二

雜俗二

澣濯

舊史載高麗其俗皆潔淨。至今猶然。每笑中國人多垢膩。故晨起必先沐浴。而後出戶。夏月日再浴。多在溪流中。男女無別。悉委衣冠於岸。而泔流褻露。不以為怪。浣濯衣服。凍浼絲麻。皆婦女從事。雖晝夜服勤。不敢告勞。鑿井汲水。多近川為之。上作鹿盧。輸水於槽。槽形頗如舟云。

種藝

國封池瀕東海。多大山深谷。崎嶇崿嶽。而少平地。故治田多於山。閒因其高下。耕墾甚力。遠望如梯磴然。其俗不敢有私田。略如丘井之制。隨官吏民兵秩序高下而授之。國母王妃世子王女而下。皆有湯沐田。每一百五十步為一結。民年八歲。投狀射田。結數有差。而國官以下。兵吏驅使。進士工技。無事則服田。惟戍邊則給米。其地宜黃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麥。其米有稭而無稊。粒特大而味甘。牛工農具大同小異。略而不載。

漁

國俗有羊豕。非王公貴人不食。細民多食海品。故有鱮鮫。蚌珠。母蝦。王文蛤。紫蟹。蠣。房龜脚。以至海藻。昆布。貴賤通嗜。多勝食氣。然而臭腥味醜。久亦可厭也。海人每至潮落。斫舟島嶼而捕魚。然不善結網。但以

疏布漉之。用力多而見功寡。唯螻蛤之屬。潮落不能去。人掇拾盡力。取之不竭也。

樵

樵人初無專業。惟事隙。則隨少長之力。於城外山取之。蓋旁城之山。於陰陽有忌。不許采斫。故其中多巨木。合抱。青蔭可愛。使者舍於館。以至登舟。皆有司供給。以備炊爨。不善用肩。惟以背負而行。

刻記

麗俗無籌算。官吏出納金帛。計吏以片木持刃而刻之。每記一物。則刻一痕。已事則棄而不用。不復留以待稽考。其政甚簡。亦古結繩之遺意也。

屠宰

夷政甚仁。好佛戒殺。故非國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則前期蓄之。及期將用。縛四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絕。毛落。以水灌之。若復活。則以杖擊死。然後剖腹。腸胃盡斷。糞穢流注。雖作羹飴。而臭惡不絕。其拙有如此者。

施水

王城長廊。每十閒張帟幕。設佛像。置大甕。貯白米漿。復有杯杓之屬。恣往來之人飲之。無間貴賤。而以僧徒主其事。

土產

高麗依山瞰海。地瘠而饒。然而有稼穡之種。麻枲之利。牛羊畜產之宜。海物唯錯之美。廣揚永三州多大

松。松有二種。唯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富。方其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至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羹馘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吐不已。人參之幹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虛。入藥則味全。然而涉夏則損蠹。不若經湯釜而熟者。可久留。舊傳形匾者。謂麗人以石壓去汁作煎。今詢之。非也。乃參之熟者。積燥而致爾。其作煎當自有法也。館中日供食菜。亦謂之沙參。形大而脆美。非藥中所宜用。又其地宜松。而有茯苓。山深而產硫黃。羅州道出白附子黃漆。皆土貢也。其國自種紵麻。人多衣布。絕品者謂之絕。疑絕字之譌。鄭刻同。潔白如玉。而窘邊幅。王與貴臣皆衣之。不善蠶桑。其絲綫織紵。皆仰賈人。自山東閩浙來。頗善織文羅花綾。緊絲錦。麩。邇來北虜降卒。工技甚衆。故益奇巧。染色又鄭刻大。勝於前日。地少金銀。而多銅器用。漆作不甚工。而螺鈿之子。疑工字之訛。鄭刻同。細密可貴。松煙墨。貴猛州者。然色昏而膠少。仍多沙石。黃毫筆。軟弱不可書。舊傳爲猩猩毛。未必然也。紙不全用楮。閒以藤造。槌搗皆滑膩。高下數等。其果實。栗大如桃。甘美可愛。舊記謂夏月亦有之。嘗問其故。乃盛以陶器埋土中。故經歲不損。六月亦有含桃。味酸如酢。榛榧極鄭刻最。多云。倭國者。亦有來禽青李。瓜桃梨棗。味薄而形小。至於蓮根花房。皆不敢擷。國人謂其爲佛足所乘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四

節仗

臣聞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蓋尊王命也。然當是時。周室紀綱圯壞。諸侯強大有輕之之心。孔子託空言。以爲天下後世臣子法。尙諄諄如此。矧太平盛際。親遣王人。遠使外國。則彼之尊奉之禮。豈敢少懈哉。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干戈浸偃。夷裔君長。不待詔告而信順之。誠堅若金石。蓋自容成氏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宜乎諸侯推尊王人。而禮文繁縟也。比年使命每至麗國。聞其備竭儀物之華。兵衛之衆。以迓詔書。以導旄節。禮甚勤至。然是行也。適在王僕衣制未終。其鼓吹之類。皆執而不作。亦可謂知禮也已。

初神旗隊

神舟既抵禮成港。下碇訖。麗人具采舟來迎。使者奉詔書登岸。三節步從。入碧瀾亭。奉安詔書訖。退休於所舍。明日質明。都轄提轄官對捧詔書入采輿。兵仗前導。諸仗之中。神旗爲先。自西郊亭預建於館前。候詔書至。與餘仗相接。導衛入城。旗列十面。車載而行。每乘十餘人。自是之後。受詔拜表。則皆設於兵仗前也。青衣龍虎軍。鎧甲戈矛。幾及萬卒。分爲兩序。夾道而行。

次騎兵

神旗之次。有錦衣龍虎親衛旗頭一名。騎而前驅。執小紅旆。鄭刻其次則領兵上將軍。其次則領軍郎將。

皆騎兵也。持弓矢佩劍。飾馬之具。皆有鑾聲。馳驟甚亟。頗自矜耀。

次饒鼓

騎兵之次。鳴笳之軍次之。饒鼓之軍又次之。每百餘步。鳴笳。軍必却行。面詔輿而合吹。聲止。則擊饒鼓爲之節。

次千牛衛

鼓角之次。卽有儀物。貫革鐙杖。千牛軍衛執之。相比而行。

次金吾衛

千牛衛之後。金吾仗衛軍次之。執黃幡豹尾。儀戟華蓋。差閒而行。

次百戲

金吾仗衛之後。百戲小兒次之。服飾之類。略同華風。

次樂部

歌工樂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閒有小異。其行在小兒隊之後。比使者至彼。會俛衣制未除。故樂部皆執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詔命。不敢不設也。

次禮物

禮物之匣。大小不一。其面標題所賜之物名件。而皇帝信寶封之。麗人尊奉寵眷。乃盛以要昇。而罩以黃帕。每乘用控鶴軍四人。服紫繡花袍。上折脚幘頭。其行在樂部之次。

次詔輿

采輿之設。績繡錦綺。五色閒錯。制作華巧。前一輿安大金爐。次奉詔書。并祭王僕文。次奉御書。亦以控鶴軍捧之。拜表歸館。則不用其中一輿耳。

次充代下節

國朝故事。奉使高麗。下節皆卒伍。比歲稍許。命官士人。藝術工技。以代其選。今使者之行也。人人仰體聖上懷徠之意。願為執鞭。以觀異域之俗。又況陛辭之日。面奉聖語。丁寧宣諭。人皆感泣。而不以海洋之生死為憂也。故有若成忠郎周通。承信郎趙漑。登仕郎熊樗。年尹京文學江大亨。李訓。唐浚。翰林醫學楊寅。進士有若晁正之。徐亨。黃大本。葉彥資。石鄭刻。懌。陳興祖。陶挺。孟徽。高伯益。李銳。崔世美。顧大範。金安止。王居仁。劉緝熙。副尉則有李暉。王澤。呂漸。徐琪。徐可言。施祐。鍾禹功。省府寺監胥吏。則有若董琪。牛敏年。鄭刻。鄭。恭。陳佐。楊大同。楊渙。劉宗武。孫洵。王祐。尹公立。孫琬。曹裕。王伯全。陳惟漑。王道深。楊革。張雱。桂林。范敏求。舒障。鄒琮。志。張若朴。范寧之。朱彥康。劉燊。胡允升。周郁。郊伯成。其服紫羅窄衫。烏紗帽。塗金雙鹿帶。分為兩序。從詔輿而行。

次宣武下節

宣武下軍。明州士兵共五十人。服飾與充代不異。但褰裳而行。使錦繡彰施耳。使者初出都門。降賜塗金器皿從物。再出節。即供給之人。各執於前。粲采奪目。以示榮耀於外國焉。

次使副

國信使副從詔書入城。副口公會皆一馬齊驅。其服紫衣。御仙花金帶。仍佩金魚。高麗伴使騎馬在副使之右數步。相比而行。屈使鄭刻。闕使。案屈使凡再見。未知孰是。又次之。

次上節

上節都轄武翊鄭刻翼。大夫忠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吳德休。其服紫衣金帶。行馬在正使之後。提轄朝奉大夫徐兢。緋衣佩魚。行馬在副使鄭刻闕使之後。法籙道官太虛。大夫藥珠殿校籍黃大中。碧虛郎凝神殿校籍陳應常。紫衣青襪。佩金方符。書狀官宣教郎滕茂實。崔嗣道。如提轄官之服。隨船都巡檢吳敞。指使兼巡檢路允升。路達。傅叔承。許興文。管勾舟船王覺民。黃處仁。葛成仲。舒紹弼。賈垣。語錄指使劉昭慶。武悅。楊明。醫官李安仁。郝洙。書狀使臣馬俊明。李公亮。其服紫衣塗金。御仙花帶。引接荆珣。孫嗣興。服綠。各以官序行馬。從詔書入城。其侍使副行。則戴席帽而執鞭。專遣行禮。則亦張青蓋。彼國自有伴官相陪。多以引進官為之。

終中節

中節管勾禮物官承直郎朱明發。承信郎婁澤。范啟。迪功郎崔嗣仁。劉璿。太上御名。○構。行遣。迪功郎汪忱。進士王處仁。占候風雲官承信郎董之邵。王元。書符禁咒張洵仁。技術郭範。司馬瓘。使副親隨徐閱。張皓。李機。許興古。親從官王瑾。魯蹲。宣武十將充代趙祐。正名程政。都轄親隨人吏王嘉賓。王仔。其服幘頭。紫窄衣。塗金寶瓶帶。其行馬在上節之次。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五

受詔

臣聞周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夫周室之衰。禮去其籍。僅有存者。齊侯雖伯。不敢廢禮。今天子威靈所被。震疊海表。而綏懷之意。情文腆緝。是宜麗人格恭。明命如瞻天表。不敢少怠。以虞隕越。今圖其趨事執禮之勤。以備觀考。

迎詔

使副奉詔入順天館。十日內卜吉。王乃受詔。前期一日。先遣說儀官與使副相見。次日。遣屈鄭刻。使一員至館。都轄提轄官對捧詔入采輿內。儀仗兵甲迎導前行。使副館伴屈鄭刻。使同上馬。下節在其前步行。上中節騎馬後隨。國官先於館門外排立。候詔書出館。當道再拜訖。乘馬前導。至王府。入廣化門。次入左同德門。至昇平門外。上中節下馬。引接指使等馬前步行。上節後從。入神鳳門。至閭闔門外。使副下馬。國王與國官。以次迎詔。再拜訖。采輿入止會慶殿門外。

導詔

采輿既入。止會慶殿門外。都轄提轄官自輿中捧詔出。奉安於幕位。使副少憩。國王復降門下。西嚮立。使副與國王竝行。導入中門。上節禮物等。分兩序入會慶殿下。以俟國王受詔。

拜詔

國王導詔入會慶殿。廷下設香案。面西立。使副位北上。面南立。上節官以次序立於使副之後。國官立班於王之後。王再拜躬問聖體。乃復位。舞蹈再拜已。國官舞拜如王之儀。國信使稱有敕。國王再拜起。躬聽口宣。乃搢笏跪。副使以詔授使。使以詔授王。詔曰。高麗國王王楷。逖聞嗣國。甫謹脩方諒。惟善繼之初。克懋統承之望。遽經變故。深劇傷摧。肆遘命使之華。往諭象賢之寵。載蕃賚予。併示哀榮。宜祇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差通議大夫守尙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充國信使副。賜卿國信禮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王受詔。乃授國官出笏。舞蹈如初之儀。國官亦如之。

起居

使副既導詔至於廷。王再拜興。避席。躬問聖體。使亦避席。躬答曰。近離闕下。皇帝聖躬萬福。各復位拜舞。如受詔之儀。先是自全抵廣。凡三州牧問聖體。如王之儀。至其接送館伴官相見。亦如之。

祭奠

壬寅春二月。使副被旨。以國信使事行。夏四月。聞候薨。兼以祭奠弔慰。遵元豐制也。癸卯六月十三日甲午。使副到館。王既受詔。越二日。王先遣人告辦。都轄吳德休。往啓建佛事。次日。提轄官徐兢。押所賜祭奠禮物。陳列於前。至日質明。使副與三節官吏。奉詔輿至長慶宮。三節休於次。使副易帶以烏犀。仍去式。候時至入祭室。王楷素服立於東楹。使副再拜興。使跪宣御製祭文曰。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

十四日丁卯。皇帝遣使通議大夫守尙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致祭於高麗國王之靈。惟王躬有一德。嗣茲東土。孝友肅恭。惠迪神民。克紹於前文人。四國是式。而忠誠夙著。義篤勤王。旅貢在廷。服命惟謹。朕惟王外介海隅。而能知役志於享。乃心罔不在王室。嘉乃丕績。眷顧不忘。方將游飭使人。往諭朕志。示鎮撫於爾邦。孰謂天不憖遺。遽聞大故。邦國殄瘁。震悼於懷。今錫爾恤典。用哀乃顯德。以輯甯爾邦。尙其來止。歆我寵靈。永垂佑於爾後人。服休無斃。尙嚮。

弔慰

是日祭奠禮畢。少退。乃行弔慰禮。先於廷中設香案。西望天闕。王楷素服面西立。使位南面西上。副使又次之。副使以詞授使。使以詔授王。王磬折鞠躬。再拜跪受之。詔曰。高麗國王王楷。惟爾先王今上御名。祇○慎。明德宜綏厥位。毗予一人。天命難諶。遽以訃諗。緬惟永嘉。諒劇傷摧。纂嗣之初。踐脩是屬。勉思抑割。用副眷懷。今差國信使通議大夫守尙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副使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兼祭奠弔慰禮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六

燕禮

臣聞先王燕饗之禮。以其爵等。而爲隆殺之節。其酌獻有數。其酬酢有儀。本朝講之詳矣。師古便今。不失先王之意。而高麗之制。執爵酌醴。邈行而前。所以薦賓客。乃有古人之遺風。諒其加厚於使華。以尊王人。施於其國者。未必概如此也。具載於圖。以志其向慕中國之意。

私覲

王既受詔已。王與使副。少休於次。王位東。使副位西。贊者。以使副起居狀告於王。王遣介復命。引接官分左右。引王與使副出。立於會慶廷中。對揖訖。升殿。王立於東楹。使副立於西楹。各設褥位。王與使相向再拜訖。各致躬稍前。通問訖。復再拜。使少退。副使立於使位。與王對拜如初禮。各復位。然後分立於所占之席。立於其側。上節官通榜子參。都轄提轄以下不拜。止躬揖王。王亦躬答之。退立於東廊。次引中節庭下參。四拜。王稍躬還揖訖。退立於西廊。王與使副就席坐。上中節亦然。次引下節并舟人。亦庭下六拜。坐於門之東西。分兩序。北面東上。然後酒行。其獻酬之禮。則見於別篇云。

燕飲

燕飲之禮。供張帘幕之屬。悉皆光麗。堂上施錦茵。兩鄭刻廊籍以緣。鄭刻席。其酒味甘色重。不能醉人。果蔬豐腆。多去皮核。和饌雖有羊豕。而海錯勝之。桌面覆以紙。取其潔也。器皿多以塗金。或以銀。而以青陶。

器爲貴。獻酬之儀。賓主百拜。不敢廢禮。自令官國相尙書以上。立於殿之東榮。在王之後。餘官以文武分東西兩序。立於庭中。中立一表。以著時刻。旁列綠衣人。搢笏執絳燭籠。立於百官之前。復令衛軍各執儀物。立於其後。麗人奉王甚嚴。每燕樂鄭刻飲。行禮。所列官吏兵衛。雖烈日驟雨。山立不動。亦未嘗改容。其恭肅亦可尙云。

獻酬

王與使副既就席坐。王遣介告使副曰。欲親起酌酒爲勸。使者固鄭刻辭。至於再三。乃從之。各避席起立。對揖訖。執事者以使爵至王前。王跪執尊。以酌使者。邾行而前。使亦跪受爵訖。復以爵授執事者。各復位坐。既定。飲訖。起躬身對揖。略敘謝意。王又親酌副使酒。如使之禮。使副既受。王獻畢。復親酌酒以酢王。如初禮。酒三行。乃如常儀。酒十五行。乃中休於次。少頃。再就坐。自使副而下。送襲衣金銀帶各有差。酒再十餘行。夜分乃罷。王送使副出於殿門外。三節人以序行馬歸館。

上節席

上節之席。西面北上。器用塗金。禮如使副差殺。而王不親酌。唯遣尙書郎或卿監代之。先以其禮告於王。王可其言。再拜而退。乃言於使人曰。主遣某官勸上節酒。都轄提轄而下躬身答之。初坐。再勸晚燕。再就位。至於三勸。皆易巨觥。酒盡乃退。所遣官復再拜王於殿庭而退。

中節席

中節之席。東面北上。與上節相向。其果肴器皿。又降上節一等。其遣官勸酒。略如上節之儀。

下節席

下節之席在殿門之內。北面東上。其席不施牀卓。唯以小俎。籍地而坐。器用白金。果肴簡略。而酒行之數差疎。視中節又降殺數倍耳。

館會

使者既入館。王遣官辦燕。謂之拂塵會。自是之後。五日一會。遇節序。稍加禮焉。使副居其中。自分左右位。國官伴筵。與館伴分東西。居客位。都轄提轄以下。分坐於東西序。中下節以次坐於兩廊。酒止十五行。夜分而罷。庭中不施燭籠。唯設明燎而已。又有過位之禮。館伴以書。延使副於其位。如燕之禮。三節不偕往。唯從行。引接指使之屬。以備使令。其後數日。使副延館伴官於所館之樂賓亭。用行庖之人。而果肴器皿。皆御府所給。四筵列寶玩古器。法書名畫。異香奇茗。瑰瑋萬狀。精采奪目。麗人莫不驚嘆。酒闌。隨所好。恣其所欲。取而予之。

拜表

使者宣命禮畢。乃以書告行。欲赴天寧節。上壽之意。王遣介致書懇留。使者固辭。王卜日持書。告以拜附表章。至日。使副率三節人至王府。王迎揖。至會慶殿庭中。設案列褥。位如受詔之儀。王望闕再拜。訖。搢笏跪。執事以表授王。王捧表。郟行奉於使。使跪授訖。以表授副使。置表於引接官。然後就席。至會罷。乃以表匣置采輿中。兵仗迎導。前行歸館。

門餞

拜表宴罷。乃於神鳳門張帟幕。設賓主之位。王與使副酌別訖。立於席之側。先引上節立於前。王親酌別酒。巨觥致辭而退。次引中節立於阼階。下節立於階下。勸酒如上節之禮。退出門外。候使副上馬。三節以次從行歸館。

西郊送行

使副回程。是日早發。順天館未閒。抵西郊亭。王遣國相具酒饌於其中。上中節位於東西廊。下節位於門外。酒十五行乃罷。使副與館伴立馬於門外。敍別。館伴就馬上親酌以勸使者。飲畢。各分袂。先是與接送伴官到館。卽相別。及回程。於此復與之相陪。以迄羣山島放洋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七

館舍

臣聞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晉人誚之。對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修。車馬有取。賓僕有待。賓至如歸。晉有愧辭。謝不敏焉。然則諸侯之國。所以待四方賓客者。尙以授館爲先。況外夷蕃服之於王人乎。惟麗人恭順有素。而朝廷綏撫有體。故其建立使館。制度革侈。有逾王居。臣嘉之。作館舍圖。鄭刻脫此條

順天館

使副旣奉詔入城。之宣義門。直北行三里許。至京市司。又轉北行五里許。至廣化門。復轉西行二里。過一崗。甚峻。稍向北行一里。卽至順天館也。外門有榜。中門青繡衣。龍虎軍守之。惟作上中節。上下馬之處。正廳九楹。規模壯偉。工制過於王居。外廊三十閒。不置他物。唯館會則列中下節。飲席焉。庭中有二小亭。當其中。作幕屋三閒。昔爲作樂之地。今以王僕衣制未除。不復見。廳之後。有過道。中建樂賓亭。左右翼兩位。以爲使副居室。內廊各十二位。上節分處之。西位之南。爲館伴官位。其北以奉詔書。兩序以居道官。東位有堂。爲都轄提轄位。又東爲書狀官位。亦有廊屋甚廣。中下節以次舟人居之。以北爲上。使副而下。各給房子。以備使令。東位之南。當其中。爲清風閣。西位之北。依山勢爲香林亭。皆開軒對山。清流環繞。喬松名卉。丹碧交陰。供張器皿。無一不備。先是王徽建此。以爲別宮。自元豐朝貢之後。無以待中朝人使。故改爲

館。而以順天名之。鄭刻。脫此條。

館廳鄭刻。脫標題。

正廳五間。兩廡各二間。不設窗戶。通為九楹。鄭刻。脫以上十七字。榜曰順天之館。東西兩塔。皆施欄楯。上張錦繡簾幕。其文多為翔鸞團花。四面盡張繡花圖障。左右置八角冰壺。惟與國官相見。館中飲會。則升廳焉。使副居其中。自餘賓主國官。分東西侍坐而已。

詔位

詔書位。在樂賓之西。館伴位之北。小殿五間。繪飾華煥。兩廊昔為押伴醫官之室。今以為二道官位。各以官序分居之。使副入館。先奉安詔書於殿。俟王卜吉日受詔。其日率三節官拜於庭。都轄提轄對捧。上節前導出館。置采輿中。使副以次從行。

清風閣

清風閣。在館廳之東。都轄提轄位之南。其制五間。下不施柱。唯以拱斗架疊而成。不張幄幕。然而刻鏤繪飾。丹雘華侈。冠於他處。唯以貯所錫禮物。崇觀中揭名涼風。今易此名耳。

香林亭

香林亭。在詔書殿之北。自樂賓亭後。有路鄭刻。有路下。誤接碧瀾亭一條。內詔書入於亭。至視於此耳。句止。凡八十五字。登山。去館可百步。當半山之脊。而太上御名之。其制四稜。上為火珠之頂。八面施欄楯。可以據坐。偃松怪石。女蘿葛蔓。互相映帶。風至蕭然。不覺有暑氣。使副暇日。每與上節官屬烹茶枰棋於其上。笑談終日。所以快心目而却炎蒸也。鄭刻。登

碧瀾亭。在禮成港岸次。距王城三十里。神舟既抵岸。兵衛金鼓。迎導。鄭刻。脫以上二十
五字。標題亦缺。詔書入於亭。亭有
二位。西曰右碧瀾亭。以奉詔書。東曰左碧瀾亭。以待使副。兩序有室。以處二節人。往來各一宿而去。直東
西有道。通王城之路。左右居民十數家。蓋使節既入城。衆舟皆泊於港中。舟人分番以守。視於此耳。鄭刻
詔書入於亭至末。誤入香林
亭條。自樂賓後有路句下。

客館

客館之設不一。順天之後。有小館十數間。以待遣使報信之人。迎恩館在南大街興國寺之南。仁恩館與
迎恩相竝。昔曰仙賓。今易此名。皆前此所以待契丹使也。迎仙館在順天寺北。靈隱館在長慶宮之西。以
待狄人女真。興威館在奉先庫之北。昔嘗以待醫官之所。自南門之外。及兩廊有館凡四。曰清州。曰忠州。
曰四店。曰利賓。皆所以待中國之商旅。然而卑陋草創。非比順天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八

供張一

臣聞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夫王者之待諸侯。疑若其禮可簡。然當朝覲會同。師田之時。尚且供張次舍。如此勤至。又況海外小侯。尊奉王人。則鋪張辦設。豈可苟哉。高麗自王氏以來。世爲本朝藩屏。而主上所以鎮撫之者。恩德厚甚。故每使節適彼。而供張之具。極華煥也。蓼蕭澤及四海之詩曰。儻革沖沖。和鸞雝雝。蓋卽其儀物之中禮。可以見其享上之心。今謹敍麗人所以祇待使華者。作供張圖。

纈幕

纈幕。非古也。先儒謂繫繒染爲文者。謂之纈。麗俗。今治纈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卽黃白相閒。爛然可觀。其花上爲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臺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

繡幕

繡幕之飾。五采閒錯而成。不爲橫縫。逐幅自上垂下。亦有鸚鵡翔鸞花團等樣。而紅黃爲勝。其質本文紅羅。唯順天館詔殿正廳使副位。會慶乾德殿公會則設之。

繡圖

繡圖紅身綠襪。五采閒錯。山花戲獸。工巧過於繡幕。亦有花竹翎毛果實之類。各有生意。國俗張帟幕。每十餘幅。則挂一圖閒之。不以當堂奧之中也。

坐榻

坐榻之制。四稜無飾。其上鋪大席青襪。而設於館中過道閒。蓋官屬從吏憩息之具也。

燕臺

燕臺之狀。如中國之有几。按也。四角殺其銳。白藤穿花。面分四隔。而以丹漆爲飾。益以塗金裝釘。復增紅羅繡幃。四面垂帶。相比如羽。惟王楷以俛末終制。易紅爲紫耳。坐牀之制。與中國同。而高大多三分之一。

光明臺

光明臺。擎燈燭之具也。下有三足。中立一幹。形狀如竹。逐節相承。上有一盤。中置一甌。甌中有口。可以燃燭。若燃燈。則易以銅缸貯油。立炬。鎮以小白石。而絳紗籠之。高四尺五寸。盤面闊一尺五寸。罩高六寸。闊五寸。

丹漆俎

丹漆俎。蓋王官平日所用也。坐於榻上。而以器皿登俎對食。故飲食以俎數。多寡分尊卑。使副入館。日饋三食。食以五俎。其器皿悉皆黃金塗之。凡俎縱廣三尺。橫二尺。高二尺五寸。

黑漆俎

食俎之制。大小一等。特紅黑之異。都轄提轄及上節館中。日饋三食。食以三俎。中節二俎。下節則以連牀。

每五人並一席而食之。

臥榻

臥榻之前更施矮榻。三面立欄楯。各施錦綺茵褥。復加大席。莞簟之安。殊不覺有夷風。然此特國王貴臣之禮。兼以待華使也。若民庶則多爲土榻。穴地爲火坑。臥之。蓋其國冬月極寒。復少續絮之屬爾。

文席

文席精粗不等。精巧者施於牀榻。粗者用以籍地。織草性柔。摺屈不損。黑白二色。閒錯成文。青紫爲襪。初無定制。

門帷

門帷之制。青絹三幅。上有提襻。而橫木貫之。狀如酒旂。蓋宮室之中。婦人用以映蔽之具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九

供張二

繡枕

繡枕之形。白紵爲囊。中實以香草。兩頭蹙金盤綫花文。極巧。復以絳羅裝飾。如蓮荷之狀。三節供給。其制一等。

寢衣

寢衣之制。紅黃爲表。而以白紵裏之。裏大於表。四邊各餘一尺。

紵裳

紵裳之制。表裏六幅。腰不用橫帛。而繫二帶三節。每位各與紵衣同設。以待沐浴之用。

紵衣

紵衣。卽中單也。夷俗不用純領。自王至於民庶。無男女悉服之。

畫摺扇

畫摺扇。金銀塗飾。復繪其國山林人馬女子之形。麗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觀其所饋衣物。信然。

杉扇

杉扇不甚工。惟以日本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綵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白摺扇

白摺扇。編竹爲骨。而裁藤紙鞞之。閒用銀銅釘飾以竹。數多者爲貴。供給趨事之人。藏於懷袖之間。其用甚便。

松扇

松扇。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槌壓成綫。而後織成。上有花文。不減穿藤之巧。唯王府所遣使者最工。

草履

草履之形。前低後昂。形狀詭異。國中無男女少長。悉履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

器皿一

臣聞前史稱東夷器用俎。今高麗土俗猶然。觀其制作古樸。頗可愛尚。至於他飲食器。亦往往有尊彝簠簋之狀。而燕飲陳設。又多類於莞簟几席。蓋染箕子美化。而彷彿三代遺風也。謹掇其概圖之。

獸爐

子母獸爐。以銀為之。刻鏤制度精巧。大獸蹲踞。小獸作搏攫之形。返視張口。用以出香。惟會慶乾德公會。則置於兩楹之間。迎詔焚麝香。公會則燕篤耨龍腦旃檀沈水之屬。皆御府所賜香也。每隻用銀三十刻斤。獸形連座高四尺。闊二尺二寸。

水瓶

水瓶之形。略如中國之酒注也。其制用銀三斤。使副與都轄提轄官位設之。高一尺二寸。腹徑七寸。量容六升。

盤瓊

盤瓊之制。皆似中國。惟瓊深而釵斂。舟小而足高。以銀為之。閒以金塗。鏤花工巧。每至勸酒。則易別杯。第量容差多耳。

博山爐

博山爐。本漢器也。海中有山名博山。形如蓮花。故香爐取象。下有一盆。作山海波濤。魚龍出沒之狀。以備貯湯薰衣之用。蓋欲其濕氣相著。煙不散耳。今麗人所作。其上頂雖象形。其下爲三足。殊失元制。但工巧可取。

酒榼

酒榼。蓋提挈之器也。上爲覆荷。兩耳有流。連環提紐。以金閒塗之。唯勸酒則特用。而酒色味皆勝。其制高一尺。闊八寸。提環長一尺二寸。量容七升。

烏花洗

銀花不常用。唯使副私覲有之。點藥鏤花。烏文白質。輕重不等。面闊一尺五寸。量容一斗二升。

面藥壺

面藥壺。惟使副都轄提轄位用銀。餘以銅爲之。圓腹脩頸。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

芙蓉尊

酒尊之形。上有蓋。如芙蓉花之方苞也。閒金塗飾。長頸廣腹。高二尺。量容一斗二升。

提瓶

提瓶之狀。頭長而上銳。腹大而底平。其制八稜。閒用塗金。中貯米漿熟水。國官貴人。每令親侍。挈以自隨。大小不等。大者容二升。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一

器皿二

油盎

油盎之狀略如酒罇。白銅爲之。其上無蓋。恐其傾覆。而以木楔窒之。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五勺。

淨瓶

淨瓶之狀長頸脩腹。旁有一流。中爲兩節。仍有轆轤。蓋頸中間有隔。隔之上復有小頸。象簪筆形。貴人國官觀寺民舍皆用之。惟可貯水。高一尺二寸。腹徑四寸。量容三升。

花壺

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座。四時貯水簪花。舊年不甚作。邇來頗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

水釜

水釜之制狀如鬲鼎。以銅鑄成。有二鄭刻三獸環貫木。可以負持。麗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叻。僕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水甕

水甕如水釜之形而差小。仍有銅蓋。用以汲水。以象中國之水桶也。上有二耳。可以攀挈。麗俗便於負戴。

故此器最多。高一尺。腹徑一尺二寸。量容一斗二升。

湯壺

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温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通高一尺八寸。腹徑一尺。量容二鄭刻斗。

白銅洗

白銅洗之形與烏銀者相似。特無文采。而麗人謂之冰盆。又有一等赤銅者。制作差劣。

鼎爐

鼎爐之制略如博山。上無花蓋。下有三足。惟觀寺神祠用之。高一鄭刻二尺。頂闊六寸。下盤闊八寸。

温爐

温爐之形如鼎。而有偃脣。腹下三足。爲獸銜之狀。用以貯水。置之几案。蓋冬月温手之器也。面闊一尺二寸。高八寸。

巨鐘

大鐘在普濟寺。形大而聲不揚。上有螭紐。中有雙飛仙。刻銘曰。甲戌年鑄。用白銅一萬五千斤。麗人云。昔者置之重樓。聲聞契丹。單于惡之。今移於此。亮其誇大之言。未必然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

器皿三

茶俎

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烏蓋。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凡宴則烹於廷中。覆以銀荷。徐步而進。候贊者云。茶徧乃得飲。未嘗不飲冷茶矣。館中以紅俎布列茶具於其中。而以紅紗巾羃之。日嘗三供茶。而繼之以湯。麗人謂湯爲藥。每見使人飲盡必喜。或不能盡以爲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強爲之啜也。

瓦尊

國無粳米而以秬合麴而成酒。色重味烈。易醉而速醒。王之所飲曰良醞。左庫清法酒。亦有二品。貯以瓦尊。而以黃絹封之。大抵麗人嗜酒。而難得佳釀。民庶之家。所飲味薄而色濃。飲歡自如。咸以爲美也。

藤尊

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纏之。舟中嶮岬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郡印文記之。

陶尊

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已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而爲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盃椀。栴甌。花瓶。湯瓊。皆竊倣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以酒尊異於他器。特著之。

陶爐

狡狴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祕色，汝州新窰器，大概相類。

食罩

公會供饌，下承以盤，上施青罩。唯王與使副加紅黃之飾，所以別精麤也。

藤筐

古者幣帛用箱筐。今麗俗不廢。其筐白藤織成，上有錯文，為花木鳥獸之狀。裏用紅黃文綾。拓之大小相合，謂之一副。其直準白金一斤。惟王府所用最佳。蓋郡邑土貢，餘官民庶者制作草草，備禮適用而已。

鬻釜

鬻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為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回旋之文，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水瓮

水瓮，陶器也。廣腹斂頸，其口差敞。高六尺，闊四尺五寸，容三石二升。館中用銅瓮，唯山島海道以舟載水，相遺則用之。

草苫

草苫之用，猶中國之有布囊也。其形如絡，結草為之。凡米麪鄭刻、薪炭之屬，悉用以盛。山行不利車，多以

驟馬裝載而行。

刀筆

刀筆之鞘刻木爲之。其制三隔。其一藏筆。其二藏刀。刀形犀利。一刀差短。散員而下。官吏祇應。房子親侍。皆佩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三

舟楫

臣聞風行水上。在卦為渙。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取象於此。後世聖知代作。百工加飾。故龍文鷁首。駕風截浪。一日千里。必使橫絕江河。如履平地。非特剡剡之簡而已也。乃若麗人生長海外。動涉鯨波。固宜以舟楫為先。今觀其制度簡略。不甚工緻。豈其素安於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簡。魯拙而莫之革耶。今謹即所見列於圖。

巡船

高麗地瀕東海。而舟楫之工。簡略特甚。中安一檣。上無棚屋。惟設艫柁而已。使者入羣山門。有此等巡船十千。鄭作餘隻。皆插旌旗。舟人邏卒。皆著青衣。鳴角擊鐃而來。各於檣之杪。建一小旆。書曰洪州都巡。曰永新都巡。曰公州巡檢。曰保寧。曰懷仁。曰安興。曰暨川。曰陽城。曰慶源。皆有尉司字。實捕盜官吏也。自入境以迄回程。迎至餞行於羣山島。望神舟入洋。乃還其國。

官船

官船之制。上為茅蓋。下施戶牖。周圍欄檻。以橫木相貫。挑出為棚。面闕於底。通身不用板簣。唯以矯揉全木。使曲相比釘之。前有碇輪。上施大檣。布帆二十餘幅。鄭刻。一十五幅。垂下五分之一。則散開而不合縫。恐與風勢相拒耳。使者入境。自東而來。曰接伴。曰先排。曰管勾。曰公廚。凡十千。鄭刻。餘舟。大小相若。惟接伴船有陳

設幄幕焉。

松舫

松舫。羣山島船也。首尾皆直。中爲舫屋五間。上以茅覆。前後設二小室。安榻垂簾。中敞二間。施錦茵褥。最爲華煥。唯使副與上節乘之。

幕船

幕船之設。三島皆有之。以待中下節使人也。上以青布爲屋。下以長竿代柱。四阿各以朱繩係之。

饋食

使者入境。而羣山島紫燕州鄭刻三州。皆遣人饋食。持書之吏。紫衣幘頭。又其次則烏帽。食味十餘品。而麪食爲先。海錯尤口。器皿多用金銀。而雜以青陶。盤櫝皆木爲之。而黑漆神舟。泊不近島。必遣介乘舟饋獻於使者。故事送三日。若過期風阻未行。則饋食不復至也。

供水

海水味劇鹹苦。不可口。凡舟船將過洋。必設水櫃。廣蓄甘泉。以備食飲。蓋洋中不甚憂風。而以水之有無爲生死耳。華人自西絕洋而來。旣已累日。麗人料其甘泉必盡。故以大瓮載水。鼓舟來迎。各以茶米酬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海道一

臣聞海母衆水而與天地同爲無極。故其量猶天地之不可測度。若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寶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入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之進退。率皆持臆說。執偏見。評料近似而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閒。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之行遲。月之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故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

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於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則又各有其形勢。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則曰洲。十洲之類是也。小於洲而亦可居者。則曰島。三島之類是也。小於島則曰嶼。小於嶼而有草木。則曰苦。如苦嶼。而其質純石。則曰焦。凡舫舶之行。既出於海門。則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無雲埃。遇天地晴霽時。皓日中天。游雲四斂。恍然如游六虛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風濤閒發。雷雨晦冥。蛟螭出沒。神物變化。而心悸膽落。莫知所說。故其可紀錄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且高麗海道。古猶今也。考古之所傳。今或不覩。而今之所載。或昔人所未談。非固爲異也。蓋船舶之所通。每視風雨之向背而爲之節。方其風之牽乎西。則洲島之在東者。不可得而見。唯南與北亦然。今既論潮候之大概。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苦嶼而爲之圖。

神舟

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造巨艦二。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皇帝嗣服。羹牆孝思。其所以加惠麗人。實推廣熙豐之績。爰自崇寧以迄於今。荐使綏撫。恩隆禮厚。仍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夷狄。超冠今古。是宜麗人迎詔之日。傾國聳觀。而歡

呼嘉嘆也。

客舟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爲三處。前一倉。不安艚板。唯於底安竈。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卽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廡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采繪華煥。而用帘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廡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爲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縮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砣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砣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砣。其用如大砣。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拖。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廡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拖。唯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爲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口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艚。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艚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十幅。謂之野狐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鉛。碓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

衆情故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招寶山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僕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誠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於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殿關弼。口宣詔旨。錫宴於明州之廳事。十六日戊辰。神舟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蜥蜴。實東海龍君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上有小浮屠。舊傳海舶望是山。則知其爲定海也。故以招寶名之。自此方謂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金鼓。張旗幟。以次解發。中使關弼。登招寶山。焚御香。望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巳刻。乘東南風。張篷鳴艫。水勢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狹港口。七里山。虎頭山。以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不異。但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尤未澄澈也。

虎頭山

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卽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間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蜃所

宅亦謂之三交門。其日申末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柏灣。抵蘆浦。拋碇。八舟同泊。

沈家門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篷委蛇。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已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峯。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亘。尙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欵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掃地而祭。舟人謂之祠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爲小舟。載佛經糗糧。書所載人名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梅岑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岸。入梅岑。舊云。梅子真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殿。自後海泊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卽後來所作也。崇寧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唄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禮。至中宵。星斗煥然。風幡搖動。人皆歡躍。云風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己卯。舟人以風勢未定。尙候其孰。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孰。不爾。至洋中。卒爾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卽出洋。故審視風雲天時。而後進也。申刻使副與三節人。俱還八舟。至是水色稍激。而波面微蕩。舟中已覺艱脆矣。

海驢焦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晏。卯刻。八舟同發。使副具朝服。與二道官。望闕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真符籙。并風師龍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嶽真形。與止風雨等十三符。訖。張篷而行。出赤門。食頃。水色漸碧。四望山島稍稀。或如斷雲。或如偃月。已後。過海驢焦。狀如伏驢。崇寧間。舟人有見海獸出沒波閒。狀如驢形。當別是一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驢也。

蓬萊山

蓬萊山。望之甚遠。前高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尙屬昌國封境。其上極廣。可以種蒔。島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萊。越弱水三萬里。乃得到。今不應指顧閒見。當是今人指以爲名耳。過此則不復有山。惟見連波起伏。噴沬洶涌。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半洋焦

舟行過蓬萊山之後。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勢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觸焦則覆溺。故篙師最畏之。是日午後。南風益急。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於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夜分風轉。西北。其勢甚亟。雖已落篷。而颿動颿搖。瓶盃皆傾。一舟之人。震恐膽落。黎明稍緩。人心向寧。依前張颿而進。

白水洋

十九日辛巳。天色陰翳。風勢未定。辰刻。風微且順。復加野狐颿。舟行甚鈍。申行風轉。酉刻雲合雨作。入夜

乃止。復作南風。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是夜舉火。三舟相應矣。

黃水洋

黃水洋。卽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卽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鷄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國適句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淺。第二舟午後。三舟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爲難。當數用鉛碓。時其深淺。不可不謹也。

黑水洋

黑水洋。卽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閒熠燿。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唯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息僅存。顛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臥於茵褥上者。必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輾轉。傷敗形體。當是時。求脫身於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五

海道二

夾界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霧昏乘東南風巳刻稍霽風轉西南益張野狐颿午正風厲第一舟大檣砉然有聲勢曲欲折亟以大木附之獲全未後東北望天際隱隱如雲人指以爲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風微舟行甚緩二日癸未早霧昏暄西南風作未後激霽正東望一山如屏卽夾界山也華夷以此爲界限初望隱然西後逼近前有二峯謂之雙髻山後有小焦數十如奔馬狀雪浪噴激遇山濺瀑尤高丙夜風急雨作落帆徹篷以緩其勢

五嶼

五嶼在處有之而以近夾界者爲正定海之東北蘇州洋內羣山馬島皆有五嶼大抵篙工指海山上小山爲嶼所以數處五山相近皆謂之五嶼矣三日甲申宿雨未霽東南風作午後過是嶼風濤噴激久之崑崙巖亦甚可愛

排島

是日巳刻雲散雨止四顧激霽遠望三山並列中一山如堵舟人指以爲排島亦曰排堞山以其如射堞之形耳

白山

是日午後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亘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後風作舟行甚快。

黑山

黑山在白山之東南相望甚邇。初望極高峻逼近見山勢重複前一小峯中空如洞兩間有澳可以藏舟。昔海程云是使舟頓宿之地館舍猶存今取道更不拋泊上有民居聚落國中大罪得貸死者多流竄於此每中國人使舟至遇夜於山巔明火於燧燧諸山次第相應以迄王城是此山始也申後舟過。

月嶼

月嶼二距黑山甚遠前曰大月嶼回抱如月舊傳上有養源寺後曰小月嶼對峙如門可以通小舟行。

闌山島

闌山島又曰天仙島其山高峻遠望壁立前二小焦如龜鱉之狀。

白衣島

白衣島三山相連前有小焦附之偃檜積蘇蒼潤可愛亦曰白甲苦。

跪苦

跪苦在白衣島之東北其山特大於衆苦數山相連碎焦環遶不可勝數夜潮衝激雪濤奔薄月落夜昏而濺沫之明如火熾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六

海道三

春草苦

春草苦又在跪苦之外。舟人呼爲外嶼。其上皆松檜之屬。望之鬱然。夜分風靜。舟行益鈍。

檳榔焦

檳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遠望多作此狀。唯春草苦相近者。舟人謂之檳榔焦。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黎明尙在春草苦。四日乙酉。天日晴霽。風靜浪平。俯視水色。澄碧如鑑。可以見底。復有海魚數百。其大數丈。隨舟往來。夷猶鼓鬣。洋洋自適。殊不顧有舟楫過也。

菩薩苦

是日午後。過菩薩苦。麗人謂其上曾有顯異。因以名之。申後風靜。隨潮而進。

竹島

是日酉後。舟至竹島。拋泊。其山數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民亦有長。山前有白石焦數百塊。大小不等。宛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適值中秋月出。夜靜水平。明霞映帶。斜光千丈。山島林壑。舟楫器物。盡作金色。人人起舞弄影。酌酒吹笛。心目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苦苦苦

鄭刻。作苦苦。按三十九卷禮成港條。亦作苦苦苦。

五日丙戌。晴明。過苦苦。距竹島不遠。其山相類。亦有居民。麗俗謂刺蝟毛爲苦苦。此鄭刻此。山林木茂盛而不大。正如蝟毛。故以名之。是日拋泊此苦。麗人挈舟載水來獻。以米謝之。東風大作。不能前進。遂宿焉。

羣山島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羣山島拋泊。其山十二峯相連。環遶如城。六舟來迓。載戈甲。鳴饒。斂角爲衛。別有小舟。載綠袍吏。端笏揖於舟中。不通姓字而退。云羣山島注事也。繼有譯語官。閣門通事舍人沈起來參。同接伴金富軾。知全州吳俊和。遣使來投遠迎狀。使副以禮受之。揖而不拜。遣掌儀官相接而已。繼遣答書。舟旣入島。沿岸乘旗幟列植者百餘人。同接伴以書送使副。及三節。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國王先狀。接伴遣采舫。請使副上羣山亭相見。其亭瀕海。後倚兩峯。相並特高。壁立數百仞。鄭刻。有門外有公廡十餘間。近西小山上。有五龍廟。資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宮。左右前後。居民十數家。午後。使副乘松舫至岸。三節導從入館。接伴郡守趨廷。設香案拜舞。望闕拜舞。恭問聖體畢。分兩阼升堂。使副居上。以次對再拜。訖。少前。敍致。復再拜就位。上中節堂。上序立。與接伴揖。國俗皆雅揖。都轄前致辭。再拜。次揖郡守。如前禮。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東西相向。下節舟人聲喏於庭。上節分坐堂上。中節分兩廊。下節坐門之兩廂。舟人坐於門外。供張極齊。肅飲食。且豐腆。禮貌恭謹。地皆設席。蓋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節下節。第降殺之。初坐。接伴親斟。以奉使者。復釀之。酒半。遣人致勸。三節皆易大觥。禮畢。上中節趨揖。如初禮。使副登松舫。歸所乘大舟。

橫嶼

橫嶼在羣山島之南。一山特大，亦謂之案苦。前後有小焦數十繞之。石脚一洞，深可數丈，高闊稱之。潮至拍水聲如雷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七

海道四

紫雲苦

七日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書備酒禮。曲留使者。使者以書固辭乃已。惟受所饋蔬茹魚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橫嶼。八日己丑早發南望一山。謂之紫雲苦。橫嶼差疊。其後二山尤遠。宛如雙眉凝翠焉。

富用山

是日午後過富用倉山。卽舟人所謂芙蓉山也。其山在洪州境內。上有倉廩。積穀且多。云以備邊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州山

洪州山又在紫雲苦之東南數百里。州建其下。又東一山產金盤。踞如虎。謂之東源。小山數十環拱如城。其山上有一潭。淵澄可鑑。不可測。是日申刻舟過。

鷓子苦

鷓子苦亦名軋子苦。麗人謂笠爲軋。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過。

馬島

是日酉後風勢極大舟行如飛自軋子苦一瞬之間卽泊馬島蓋清州境也泉甘草茂國中官馬無事則羣牧於此因以爲名其主峯渾厚左臂環抱前一石觜入海激水回波驚湍洶涌千奇萬怪不可名狀故舟過其下多不敢近慮觸暗焦也有客館曰安興亭知清州洪若伊遣介紹與譯語官陳懿同來如全州禮岸次迓卒旗幟與羣山島不異入夜然大火炬熒煌照空時風政作惡舟中搖蕩幾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見如羣山亭之禮惟不受酒禮夜分還使舟

九頭山

九日庚寅天氣清明南風甚勁辰發馬島已刻過九頭山其山云有九峯遠望不甚詳然而林木叢茂清潤可喜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八

海道五

唐人島

唐人島未詳其名。山與九頭山相近。是日午刻。舟過島下。

雙女焦

鄭刻。雙文焦。

雙女焦其山甚大。不異島嶼。前一山雖有草木。但不甚深密。後一山頗小。中斷為門。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巳刻。舟自唐人島。繼過此焦。風勢愈亟。舟行益速。

大青嶼

大青嶼以其遠望鬱然如凝黛。故麗人作此名。是日午刻。舟過。

和尚島

和尚島山勢重疊。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常有學佛者居之。獸不敢近。今葉老寺。乃其遺迹也。故麗人謂之和尚島。是日未刻。舟過其下。

牛心嶼

牛心嶼在小洋中。一峯特起。狀類覆盂。而中稍銳。麗人謂之牛心。它處皆見之。形肖此山而差小者。亦謂之雞心嶼。是日未正。舟過此嶼。南風小雨。

聶公嶼

聶公嶼以姓得名。遠視甚銳。逼近如堵。蓋其形區。縱橫所見各異。是日未末。舟過其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九

海道六

小青嶼

小青嶼如大青嶼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圍多焦石。申初舟過。雨勢稍密。

紫燕島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島。卽廣州也。倚山爲館。榜曰慶源亭。亭之側爲幕屋數十間。居民草舍亦衆。其山之東一嶼。多飛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彥植。知廣州陳淑。遣介紹與譯官卓安。持書來迎。兵仗儀禮加厚。申後雨止。使副與三節登岸到館。其飲食相見。如全州禮。夜漏下二刻。歸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風。八舟不動。都轄吳德休。提轄徐兢。同上節。復以采舟詣館。過濟物寺。爲元豐使人故左班殿直宋密。飯僧畢。歸舟。已刻。隨潮而進。

急水門

是日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江路。山圍屈曲。前後交鎖。兩閒卽水道也。水勢爲山峽所束。驚濤拍岸。轉石穿崖。喧騰如雷。雖千鈞之弩。追風之馬。不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

蛤窟

申後抵蛤窟拋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衆。山之脊有龍祠。華人往還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門。變黃白色矣。

分水嶺

分水嶺。卽二山相對。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復渾。如梅岑時。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國王遣劉文志持先書。使者以禮受之。酉刻前進。至龍骨拋泊。

禮成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使副遷入神舟。午刻。使副率都轄提轄官。奉詔書於采舟。麗人以兵仗甲馬。旂幟儀物。共萬計。列於岸次。觀者如堵牆。采舟及岸。都轄提轄。奉詔書入於采輿。下節前導。使副後從。上中節以次隨之。入於碧瀾亭。奉安詔書。訖分位少愒。次日。遵陸入於王城。臣竊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重溟之險。惟恃宗社之福。當使波神效順。以濟不然。則豈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風颿爲適從。若或暴橫。轉至他國。生死瞬息。又惡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輒數十餘里。而以數丈之舟。浮波濤閒。不啻豪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爲急。而以操心履行爲先。若遇危險。則發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黃水洋中。三拖併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舟雖危。猶能易他拖。旣易。復傾搖如故。又五晝夜。方達明州定海。比至登岸。舉舟臞頽。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而

知也。若以謂海道非難，則還朝復命，不應受重賞。以爲必死，則自祖宗以來，累遣使命，未嘗有飄溺不還者。惟恃國威靈，憑仗忠信，可以必其無虞耳。今敍此以爲後來者之勸。比者，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卽達羣山島。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發順天館，十五日丙寅復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十七日戊辰至紫燕島，二十二日癸酉過小青嶼和尚島，大青嶼，雙女焦，唐人島，九頭山。是日泊馬島，二十三日甲戌發馬島，過軋子苦，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羣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過苦苦，入夜不住。九日己丑早過竹島，辰巳望見黑山，忽東南風暴，復遇海動，舟側欲傾，人大恐懼，卽鳴鼓招衆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刻復還羣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卽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後發竹島，夜過月嶼。二十日庚子早過黑山，次過白山，次過五嶼，夾界山。北風大作，低篷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閒第二舟三副拖折，夜漏下四刻，正拖亦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二十三日壬寅望見中華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過東西胥山，二十五日甲辰入浪港山，過潭頭。二十六日乙巳早過蘇州洋，夜泊栗港。二十七日丙午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

同文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四者雖殊，然必參合乎天子之節，然後太平之應備焉。聖人之興，必建歲正，定國是，新一代之樂，而同律度量衡，蓋以至一而正羣動，其道當如此。仰惟國家大一統以臨萬邦，華夏蠻貉罔不率俾，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雖虞舜之時，日東協，伯禹之聲教南暨，不足云也。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於今見之。且圖志之作，所以紀異國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則丹青之作，何事乎贅疣？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國者，作同文記，而省其繪畫云。

正朔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曰：當削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略高麗，帥其酋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力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降尊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絕於口，及爲強虜所迫，革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葵傾蟻慕，終不解於胸次，豈用兵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麗境之望帝封，邈在大海之外，當其來也，泛巨航，駕便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驚濤山涌，竈釜傾蕩，涓滴之水不留，且不

可爨舟人往往絕粒甚則挖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寶閒願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於今至與北虜則封境之相距纔一水耳虜人朝發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大敗兀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詢大破北虜復通中國乃於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易去北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北虜復破高麗殺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窠虜留城中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仍強班正朔於詢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二年清甯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大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爲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虜之號又以未請命於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虜之於高麗如此其近然而附北虜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至於尊事聖朝則終始如一拳拳傾戴雖或時有牽制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固異乎北虜之強暴徒以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虜已滅佇見高麗之使以正朔爲請而萬邦之時月日可協而正矣

儒學

東夷性仁而其地有君子不死之國又箕子所封朝鮮之境習俗素稔八條之教其男子出於禮義婦人由於正信飲食以豆籩行路者相遜固異乎蠻貉雜類押頭胼趾辮髮橫幅父子同寢親族同櫛僻怪也自漢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嘗漸被雖更魏歷晉視時汚隆乍離乍合然義理之根諸

中者未嘗泯也。唐正觀初，太宗用魏鄭公之一言，以仁義爲治，恢廣學校，崇尚師儒。當是時，與議大臣猶有疑而未知其爲益者。彼國乃遽遣其英秀子弟請教京師。後長慶中，白居易善作歌行，鷄林之人引領嘆慕，至以鄭刻云下闕一百字。風從勃然雨化，閭閻秩秩，服膺儒學。雖居燕韓之左僻，而有齊魯之氣韻矣。比者，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清燕閣，亦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立國子監，而選擇儒官甚備。新敞黌舍，頗遵太學。月書季考之制，次第諸生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采，下而閭閻陋巷間，經館書社三兩相望。其民之子弟未昏者，則羣居而從師授經。既稍長，則擇友各以其類，講習於寺觀。下逮卒伍童穉，亦從鄉先生學於虛盛哉。且諸侯之就功，實假天子之威靈；諸侯之作德，實循天子之風化。麗人之於中國，海隅侯伯之邦爾，今也文物之富如此，蓋自漸摩所致，不亦偉乎。譬猶日月三辰，假元氣以成列，而其照耀著見，乃所以爲天之明；草木百寶資元化以敷華，而其葳蕤藿靡，乃所以爲地之文也。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範本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小異。其在學生，每歲試於文宣王廟，合格者視貢士，其舉進士，閒歲一試於所屬，合格偕貢者，合三百五十餘人。既貢，又命學士總試於迎恩館，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賜第略如本朝省闈之制。至王親試官之，乃用詩賦論三題，而不策問時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辭之目，雖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聲律爲尙，而於經學未甚工。視其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樂律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五聲之發，原於五行。八音之辨，生於八風。清濁高下，皆出於一氣。而手舞足蹈，有不

期然而然者。則黃梓土鼓。皆足以寓其聲而吐其和。故自葛天氏之時。牛尾之歌。已見於載籍。後世聖人。作樂崇德。而以金石土革。匏木絲竹之物。制爲鍾磬鞀鼓。塤箎笙竽。祝敔琴瑟管籥之器。以作以止。以詠以閒。以合天地之和。而致神祇祖考之格。至於夷蠻戎狄之音。亦用合奏。有鞀師以掌其樂。有旄人以陳其舞。有鞀屨氏以合其歌。歛凡以與衆樂。樂而樂以天下。初無閒於夷夏。則兼收博采。所以示吾德之廣運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說者謂雅爲夏樂。南爲夷樂。二者合奏。以成和而協天地之中聲。然後爲備樂。然四方異域。飲食異和。衣服異制。器用異宜。則樂亦不得而同。故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各有其義。而不可以混淆。若麗人則東夷之國。樂其本於鞀乎。且三代之制。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箕子以商之裔。而受周封於朝鮮。則革其鞀樂之陋者。當有漢武之遺音。賡襲制作。經今千載。調聲應律。宜有可采者。熙甯中。王徽嘗奏請樂工。詔往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齎貨奉工技爲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國之制。惟其鄉樂。有鼓板。笙竽。鬲篥。空侯。五絃琴。琵琶。箏。笛。而形制差異。瑟柱膠而不移。又有簫管。長二尺餘。謂之胡琴。俯身先吹之。以起衆聲。若女伎。則謂之下樂。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絃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餘人。亦有柘枝拋毬之藝。其百戲數百人。聞皆敏捷特甚。然以時。王僕衣制未終。工人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

戴記曰。制禮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蓋王者之統御諸侯。雖本乎德化刑威。而所以一其政者。尤以權量爲先。三代盛時。必自王府出嘉量等器。頒於邦國。掌之以其官。平之以其時。至於巡狩。又協而同之。使無內外遠近之殊制。然後爲天子之政舉。苟四方諸侯。於此三者。一有小易。則黜削誅廢。在法無赦。孰謂其器用之末。而可忽耶。夫五度之制。別於分。付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伸。於以度。庶物之短長。五量之制。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於以量。庶物之多寡。五權之制。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於以權。庶物之重輕。然皆必以銅範之者。乃取其同而不異。所以同天下。而齊風俗耳。惜乎。周道東轍。政失其柄。晉之協律者。作長尺考鍾。而失樂之中聲。齊之相國者。以大斗給民。而市己之私恩。唐之考歷者。失玉衡璇璣之制。則無以參天道三辰之行。是其於耳目之近。猶不能審其同於法度之中。又況遠在海外之國。隔鯨波而涉蜃島。欲冀其一而同之。豈不猶推舟於陸耶。高麗爲國。去中華三千餘里。自帝王極治。亦在羈縻之域。未聞有頒度量權衡而協其同者。我宋龍興。德符高厚。而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妾。以故麗人稽首面內。願爲藩屏。取正中國度量權衡。用爲標的。斯所謂仁恩橫流。能懷帝者之未懷。武誼遐驚。能制王者之不制也。乃者。使人銜命。適彼燕饗。獲其賂遺之禮。舟人適市。售其貿易之貨。默識其長短之式。多寡之數。輕重之等。陰以較中國之法。無或少若毫髮之差者。益賞其誠至也。夫謹於耳目之所及者。或慢於耳目之所不及。畏於刑威之所制者。或侮於刑威之所不制。今高麗道途迂窳。國都跨遠。旣非耳目所可及。而主上含洪光大。待夷狄以寬典。又非規規然尙刑威以制之。彼乃能遵用度量權衡。若此其謹。蓋其心悅誠服。非勉強而爲然。書不云乎。關石和

鈞王府則有。夫以關石和鈞。惟王府之有。則其在私。不敢改作。而惟我法度之同。亦宜矣。



宋故尙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曾祖爽。皇任祕書省校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母葉氏。贈建安郡太夫人。

祖師回。皇任朝議大夫。贈光祿大夫。

祖母林氏。贈咸寧郡太夫人。

父闕中。皇任朝請大夫。直祕閣。贈少保。

母葛氏。贈衛國夫人。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甌寧縣人。自光祿始徙居和州之歷陽。祕閣爲鄂州法曹。夜夢與黃冠師遊大澤中。探懷出小削。以授祕閣而去。讀之。蓋丁令威華表所留語也。後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遷避。祕閣寓居黃鶴樓上。是夜實生公。公生數月。見字畫。輒色喜踊躍。至十餘歲。穎異不羣。作舉子業。詞源浩然。識者器之。年十八。入太學。較藝。數占高等。試大比。輒挫。政和甲午歲。以父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尙書郎徐禋被旨。措置東南九路坑冶寶貨。辟公爲幹辦公事。靜江有黃麟者。引大理國入貢。朝廷疑之。詔禋覈實。麟交通中貴人。權傾五嶺。靜江帥周穉。憂懼失措。禋以屬公。公曰。是固易辦耳。呼其部曲來前。以立國歲月。山川風俗。雜詰之。皆暗不能對。詐狀遂白。雍丘闕宰。以朝命攝事。邑有兄弟交訟者。久繫不決。公至。飭守者設一席。俾偕坐臥。食必共器。閱旬日。乃感悟相持以泣。曰。令君教我至矣。願自新安。

敢計曲直。其後更以友愛稱。里閭化之。獄訟衰止。京西部使者。以佞倖進。遣逃卒二百輩。築室邑中。肆爲暴盜。一邑大擾。公捕治之。使者託上冢。得旨抵邑。縱其徒鼓噪入獄。盡解所縛以出。公曰。位無高卑。遵三尺法。奉天子均也。否則吾欺君矣。欺君媚人。吾不忍爲。於是密掩其室。復得凶黨。聞所屬寘之法。無一人得逸者。治譽著聞。移攝鄭州原武縣事。單車造官。時提舉炭事者。挾其弟貴勢。要功肆虐。建委汭流造舟。威震郡邑。械繫滿道。檄公治後至者。與慢令者。公歎曰。令不賢。不能庇民。其忍至此極刑。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無辜。害因訖息。舊令貪虐病民。公摩拊備至。邑人詣闕。冀公卽真。爭具車馬迎公家屬。祕閣不欲懇白相國。乃已。燕國鄭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調濟州司士曹事。未書考。丁內艱。服除。監元豐庫。宣和六年。高麗入貢。請於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繼遣給事中路允迪報聘。卽以公爲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因譏高麗圖經四十卷。詔給札上之。其所自敘曰。漢張騫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在高麗月餘。館有兵衛。出才五六。至於馳驅車馬之間。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歲之久。而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繪畫紀次。殆無遺者。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上聽。蓋撫其實。庶幾報器使之萬一。徽宗皇帝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尙書刑部員外郎。時相冊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丁外艱。服除。授汭江制置司參謀官。勾奉祠。主管南京鴻慶宮。自是三領台州崇道觀。公資明銳。遇事立悟。撥煩濟劇。出於譚笑。機張鍵閉。人莫得而窺測。孝悌自天性。自敵犯淮甸。徙家信之弋陽。自以先隴隔絕。不勝悲思。而光祿嘗佐饒祕閣。又嘗漕江東。有祠在德興縣青雲佛宇。公歲時造祠下。蒸嘗不少怠。母兄今敷文。

閣直學士林。至忤時宰。南遷莆陽。公不遠千里。走省之。久之不忍去。曰。傷在手足。何暇顧妻孥哉。公傲儻好施。視貨財如糞土。周人之難。急於謀身。河南少尹許滂。偕公渡彭蠡。滂舟覆。公拯之。全其家二百指。且厚致饋。滂後遣謝。公一無所取。故人宋浦。以事下大理。當償錢四十六萬。行乞於市。公楮中有茶券。適及其數。損以與之。浦獲免。凡疏戚遠近。孤獨困窮。公脫之於憂患。助之以婚姻葬斂者。蓋不可以一二計也。公鄙章句學。而漁獵古今。探賾提要。下至釋老。孫吳。盧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貫通。在貴人前。抵掌論事。常傾一坐。文詞雋敏。立就。下筆袞袞。不能自休。尤長於歌詩。過西楚霸王廟。留二十八字。中書舍人韓駒見之。曰。後人殆不可措筆矣。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嘗戲爲平遠。題長句其側。以遺駒。駒每出以示人。曰。明叔詩爲畫邪。畫爲詩邪。雖濡毫漱墨。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不顧。世人所藏。多出他手。或公所指授云。公處事無大小。皆妙有思致。他人窮智慮。莫能及。洞曉音律。且善嘯。閒命倚笛和之。聲嘹然。猶出其上。塵飛幕動。殆若鸞鳳羣集。飲酒至二斗。不亂。與客對。必引滿先釀。酒半。譚辯風生。或遊戲翰墨。吹簫拊瑟。超然疑其爲神仙中人也。天下士聞公名。率願納交。微賤小夫及門。遇之亦必盡禮。有所求。無細大響應。人之有善。喜若己有。故所至人翕然親愛之。雖蠻貉行焉。治圃數十畝。名洗硯池。幽勝聞江南。自號自信居士。奉祠者二十年。安於閒退。若無足動其心者。惟眷戀墳墓不置。紹興辛未歲。還歷陽。焚黃告歸。及吳門。被病卒。嗚呼。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國。拓落無所施。雖公處之裕然。而有志之士。蓋爲時嗟惜者。或至於涕泳也。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終以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累官至朝散大夫。賜三品服。娶陳氏。封宜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集。早卒。曰藏。右承直。

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繼從兄朝奉郎喆之後。後公十三年卒。曰葳。右迪功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女二人。長適右奉議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次師文。次適右宣教郎。知福州懷安縣事。李棨。孫男六人。曰元老。右修職郎。曰同老。曰明老。曰洋老。曰籍。將仕郎。其一未名。孫女八人。長適左迪功郎。鄂州州學教授劉璧。次適進士朱縉卿。次適將仕郎俞口餘。未行。諸孤奉公之柩。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於弋陽玉亭鄉龜峯之吉原。公家舊多騎省遺物。世父贈光祿大夫。時中寶一硯。旁著鼎臣二字。嘗謂羣兒曰。有能紹素業者。當以是與之。時公始結髮。能知憤激。刻意篆籀。世父舉以授公。而公之生。有十歲來歸之兆。故人謂公爲騎省後身。初少保命。公題咸寧墓碑。不能成。禱於佛。取般若心經習書之。至實字。偶見風幡飛動。因悟體勢。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賞。嘗召至禁中。書進德脩業四字。表丈許。至業字。公特出奇變。行筆之敍。留中畫最後落。脩勁端直。如圓石墜千仞。上駭異。稱善。左右皆失聲。其運筆精熟。周旋曲折。雖夜屏鐙漏。無毫釐差。真行遒麗超逸。褚薛顏柳衆體兼備。晚好作草。尤逼懷素。天橫馳騁。其用無窮。天下言書者。以公爲宗。小學家之論曰。自李斯變小篆。而秦漢間無能繼者。碑碣所傳。非特筆法無取。而偏旁亦復舛誤。由魏晉迄唐。唯李陽冰號獨步。豈以此學中絕。故陽冰得以冒此名邪。元次山之甥李康叔靜。書浯溪岵臺二銘。頗得秦法。其視陽冰霄壤矣。而名不大顯。事固有幸不幸哉。騎省兄弟。祖述李斯。小學奧雅。克配叔重。而公又繼之。其原深矣。斯之遺迹。火於嶧山。自唐已不存。歐陽文忠公集天下金石刻甚備。而秦山之詔。僅有數十字。大觀閒。河閒劉跂登山顛。周視刻石。始得其全。然距靖康之亂。才十餘歲。墨本之在人閒者。固無幾。學者謬謂法斯。果嘗多見也哉。公獲是刻。寶蓄而諦玩之。

既盡得斯法。而又考按三代罇鍾鼎彝之器。訓釋款識。悉有依據。至於大篆。筆力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鑽刻。若非豪楮所能成。且復陶鎔醞釀。變入小篆。離析偏旁。脗合制字本意。嗚呼。前古名筆。固屈指可數矣。九原不作。後來尙有繼之者邪。公歿迨今十五年。其葬也。遽未及銘。孝伯世家歷陽。且託姻公門。散迹公行事大略。以竢作者紀而誌之。鑱石寘墓上。謹狀。

乾道三年四月初十日。左迪功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主管學事張孝伯狀。





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遭靖康之變。已亡其圖。乾道三年。從子藏始刻於澂江郡齋。仁和趙氏小山堂。又有高麗本。不知刻於何時。今俱不可得見矣。近世流傳。惟明末海鹽鄭休仲重刊本。其間脫字凡數千。第二十七卷。又錯簡不可讀。同里胡夏客曾以鈔錄宋本讐對。亦僅正十數字而已。予家所藏。雖繕寫不工。較爲完善。因參合鄭本刊以行世。中有與鄭本互異。及小有脫漏處。仍俟博古家藏有宋刻者。訂正焉。乾隆癸丑端陽。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國立中央圖書館



本館館址在
南京路
電話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九日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經圖麗高使奉和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者

徐

兢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
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有

·E七三一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 劉培慧)

國家圖書館



004753331

